朝野彙言 二

廿八

君道門

斥玩好　內司

敦教化　國史

鎭人心

輸民隱

愼賞罰

惜名器

待前朝

崇儒

養士氣

斥玩好

太宗朝放馴象于順天獐島象不食水草逢人則墮淚且啼監司以聞 上憐之命押而豢養如初云其不貴遠物仁愛及物之意可謂至矣 芝峰說

成宗辛丑十一月掌苑署進映山紅一盆 上曰冬月開花特人爲耳予不好此後勿復進 國朝謨烈

宣廟己丑倭使獻孔雀一雙都中士女出而縱觀自京城至漢江塡咽雜沓閭巷殆空極可恠也後命放于南陽絶島 芝峯說

仁祖丙戌李忠翼公時白賜第階上舊有一朶名花名曰

金絲洛陽紅世傳来自中華忽有入宰役夫来公問其由乃掖庭入承命欲採移其花公自往花間並取其根碎之垂涕而言曰今日國勢莫保朝夕主上之不求賢而求此花何也吾不忍以花媚君而見國之亡須以此意啓達也後 上待公益厚 行狀

己酉正月大殿東宮賜送春幡公上劄還納曰臣於除日諸闕則閤門諸處皆貼歲畫夫使此等物事從天而降從地而出然而無益於實用則猶當斥而遠之况此無非有司之經費乎臣既已陳戒於前而受此於後則殿下亦將曰渠雖戒此於予而渠亦好此等云尒故敢冒

死緣納爲 尤菴集

肅宗壬申因副提學權鍇請對陳戒命下銀鼠皮裘二領于政院使焚之 寶鑑

肅宗壬申聞前郡守洪萬恢家有棕櫚木使掖隸求之盖以萬恢爲國戚故也萬恢下庭伏曰頂踵國恩髮膚不敢惜況此木乎但雖名國戚屬遠爲外臣以此木進有罪不敢也臣亦不敢復留之卽掖去之掖隸白其狀上稱善命掖後苑旧種棕櫚木送還民間主 寶鑑

肅宗乙亥命掖庭僕隸舁入一橐駝於宮中承旨朴世爀李塈等以不有奇獸之意論奏陳戒答曰買來之宮奴

已自該宮治罪而使之齎來者不過一見其物象而已
有何留青之意哉即命留門出送 寶鑑
肅宗庚辰宗臣益寧守梯蜜陽正梡等上疏進宋徽宗畫
本 端宗大王筆及 崇禎皇帝書蹟 宣祖大王御
筆政院據前日御筆勿捧之傳教而退却之榜等遂稱
有下教政院啓稟答曰頃日下教宗臣使之覔進者即
歷代帝王名筆如唐之太宗皇朝崇禎筆蹟也乃者榜
等疏辭有若並與古畫而覔進者然並罷戢崇禎書蹟
宣祖御筆捧入可也 寶鑑

敦教化

世宗聞晉州民弑父瞿然曰此予否德所致也　向者許稠每以嚴上下之分劝我我聞而嘉之今果然矣遂召羣臣議所以敦孝悌厚風俗之方卞季良請廣布孝行錄等書使閭巷小民尋常讀之使之駸駸然入於孝悌禮義之俗乃命偰循改撰孝行錄以進　寶鑑

世宗命儒臣編集古今忠臣孝子烈女卓然可法者隨事記載並著詩賛尚慮愚婦愚夫未易通曉附以圖形名曰三綱行實廣布中外　寶鑑

成宗辛亥命自今兄弟叔侄堂兄弟爭訟理曲者徒邊　誌

狀

宣祖朝命行鄉約李珥曰臣意以為行鄉約太早也養民為先教民為後民生憔悴莫甚於近日汲汲救弊先解倒懸然後可行鄉約也 上遂罷之

竊見山海關以西村立鄉約所皆高皇帝所定之教也父子兄弟雖多異爨而不忍分門割户如遇正至生日雖一間小屋之人必以四拜禮賀于尊丈族人有喪則男女長幼俱以白衣巾終其月數四歲童子亦能作揖厮夫走卒亦一無歛髮之不正者我國本以禮義之邦民心日蕩綱常板蕩聞之故老己卯歲寧邊之民有貧不

能養其父而棄之竪者聞鄉約之書降自朝廷卽日迎
畋而竭力以養爲若此不已則幾何而不爲善俗乎重
峰疏
宣廟癸巳自義州還都敎禮曹曰喪亂之後都民之死者
何限意其遺民過半縞素及入城之日見都民塡塞而
未有服喪者此亂後倫紀墮廢而然也所關非輕其令
各部糾檢誌狀
臣頃在相職就呂氏鄉約撮其大綱如不孝不悌及少陵
長下陵上及有孝悌之行者令京外糾察薦擧且勸學
小學以風曉子悌略定其規知會中外鄙俗無識之輩

從而笑之奉行者絶少然竊聞之定州有不孝者不母
其母及聞令下能迎其母而養之京中西小門內市廛
間有兄弟不和常與相鬩者聞令而知戢東大門外宗
室恭城令之子試入素來不孝而洞人畏其性惡不敢
明言聞糾察之法始乃發告而伏法云行之悠久則丕
變雖未易不猶愈於不教而自懲乎 白軒劄

肅廟辛酉明川寺奴妻莫今產子欲殺之被人救止問情
則以爲丐乞中產子萬無保育之理不得已至此云
上始以其敗倫欲用死律因大臣議遠配其女因監司
尹趾善狀啓以金正國所撰警民編鄭澈所作訓民歌

分送各邑使婦孺尋常誦習以爲慕效之地 寶鑑

肅廟己未西南提督官爲先復設造給印信啓下事目以

叅上叅下滚同差送叅下則三十朔六品遷轉而 座

次則在於縣令之上與牧府使通關專管所屬各邑官

一如京中四館之規未幾還寢不行 備局謄錄

肅廟壬戌始令兆許事兼六鎭教養管 備局謄錄

鎮人心

宣廟甲辰國內騷動農者撤耕居者荷擔備忘記于備邊司曰我國人心薄於秋雲輕如柳絮軍法妖言惑衆者必斬以徇本司宜作告示掛榜知委又必依軍律梟示一二人以鎮人心備局下諭于各道監司使之通諭民間又令漢城府多行掛榜俾民通知 備局謄錄

壬辰倭亂至七八年士夫家婦女多有被擄者賊退免禍家不欲與遺還家連姻 宣廟憂之曰此風若長舉國大家殆無完全矣力勸宗室貴戚使之結婚自後無敢區別疵累者光海朝有庭請廢母之舉宗室百官多有

畏禍不敢異者逮 仁祖改玉有追罪之議 仁廟曰庭請之子亦難免議者不敢復言 公私見聞

仁廟化家後有宮人韓氏名保香者不能忘旧主有時竊泣同列告于 仁烈王后后召保香慰藉甚至曰國家興廢無常吾王雖得有今日安知後日不復如光海之失之乎爾之秉心如此可以阿保吾子命為保母尚宮且錫胡椒一斗兩引言者撻之曰觀汝今日之為可知他日之心韓氏感激流涕旧人之不自安者皆釋然歸服 公私見聞

仁廟癸亥初召南中隱士張顯光至李完平元翼往見之

問以國事張公無他語但曰當今國之大患在疑完平為之歎服 梧里遺事

靖社功臣方議擧義皆屬望於綾陽君試問於錦陽尉朴瀰錦陽率每妄對議對議不相合及反正後錦陽不自安若將朝夕得罪者 仁祖特除惠民署提調以安其心爲向非 仁祖如天之德其何能保全性命乎 公私見聞

沈器遠謀逆伏法後其所領軍校皆屬具綾川仁垕幕下而具公以某甲曾為器遠所親切不許隨衆偕謁一日武官閔墖立庭曰請縛送某甲手鞫廳車裂以殉具公

驚問之培曰人臣謀逆則當誅不謀逆則平人也老爺如見某甲反狀則當殺之不然則豈可以逆賊待之乎具公立名某甲待之如他校 公私見聞

孝廟朝憲長論啓統制使柳廷益有孽妹為自點妾最為親密不可置重任鄭領相太和進曰廷益名不出賊招若以疑逼廷益將人人自疑矣 上曰卿言是矣鄭公又曰自點久居相職一時文武孰不出入於其門乎若以平素相識並勒加罪案則臣恐朝廷無完人矣 上曰鎮定之策專在大臣予與卿既有所堅定則雖有喜事者安敢肆其志也 息菴集

孝宗蔽獄無所疑惑自點之獄親鞫賊子鉽承服引同謀
諸將繼告士夫延及滋蔓　王教毋更問同黨疑惧始
定初遣中使於自點謫所搜文書以來朝士簡札閭師
守令書信皆入禁中怨語凶跡亦有彰露者而並留中
不下後邃臣以爲言　王荅以無可觀焉已焚之矣盖
恐獄之濫也　祖鑑

軫民隱

世宗朝下敎曰予聞郡縣催徵義倉糶穀民甚苦之今歲僅免飢饉予欲停斂以寬民食贊成權軫等對曰往歲蠲舊貸之粟今又停斂則雖富者必不納矣 上曰設義倉以爲民也雨暘不時民皆艱食若强斂所貸則貧民盡輸於官其艱食無異於凶年其諭守令視民貧富收斂若以一年之稔盡收前日之貸則鰥寡孤獨必至困窮予所不忍也 實錄

成宗朝掌苑署啓曰今年京中梨不結實請令諸道封進 上曰梨不結實中外皆然今以所無之物責進郡邑豈

不貽弊於民遂不聽 國朝謨烈

北人以麻爲農作而此物亦大無木花及木綿雖已入送且取該曹所藏落幅及他可用休紙無問狀啓等紙無論大小厚薄一併入送令臨兵使察武士軍卒之尤寒者而給之毋得專歛於眼前之所見則幸矣 白軒劄

肅宗辛酉嶺東被災尤甚 上命嶺東各殿朔膳物種依丙午例限一年停止而 大妃殿朔膳自宣惠廳料理給價封進其後惠廳磨鍊其價爲米一千五百餘石又減春等人蔘三十斤之半 寶鑑

肅宗癸亥賑恤堂上閔維重言湖南田結比上年所縮至

五萬結而稅豆既爲全減稅米所當納不過二萬一千餘石不若盡爲蠲減以賑廳米在本道者準此數上納戶判尹 曰正供不可全減 上命半減以賑廳米移給 寶鑑

肅廟癸亥海西御史以本道別收米 海西初爲毛文龍酬應每一結別收五斗米入送而至今因循 減除事廟堂啓以此是貢物之價元非科外之斂請詢本道而處之 上特命罷之 寶鑑

肅廟辛未因大臣言命承旨榻前書下備忘曰哀我民生纔經大侵萬死一生比如大病之人氣血未復此時懷保之策在所當先今若諉以稍稔許多賑穀一時還徵

則此正古所謂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者也其令該曹該廳分輕重禀旨變通上年停捧之田稅全減大同則量減以示朝家德意 寶鑑

肅廟癸酉以楊州十陵特減田稅又於壬午以高陽八陵亦減田稅 寶鑑

肅廟丁丑 上以侍講官李寅燁受由往來湖中問農事寅燁俱以所見白之 上軫念民事遇有自四方來者輒延見咨訪如此 寶鑑

肅廟甲午招致濟州貢人于差備門外問賑政頭緖及島中形勢渠患寢息與否仍令本道更送萬石穀又令醫

司相當藥物急速優送 寶鑑
南原有李善者泣訴曰其五代祖春京有羔口無面而死
尚衣院徵捧羔毛價細木三匹十五尺令至五代迄不
得頉減平民叅先多不過三代而身役侵徵乃至五代
云又本縣河山面有沙器店毀破移去已有年所而司
饔院歲徵二十二名之稅布宜令二院頉減 見崙集御史書
啓

愼賞罰

宣廟壬申朴謹元爲都承旨以親耕事賞加陞品大司憲朴應男與謹元相坊而廣坐中謂謹元曰不宜以此有賞典即請改正允之癸酉李希儉(芝峯之父)爲都承旨以仁聖王后侍藥之勞內醫提調及醫官並加資兩司請改正過累朔後只醫官允之兩司停啓而新授正言李濟臣以停論爲非啓遞兩司迄六朔始停啓今則賞典太濫臺諫罕有糾正雖或論啓旋即停止與故事有異矣 芝峯說

仁祖改紀後貽書國舅韓西平浚謙問宮闈間所當先者

公對曰光海時恩賞太濫以致失國今宜一反其事使
宗戚貴近皆知分限至於賜與之物亦皆定式無開僥
倖之路然後可無恩竭致慢之弊而國家亦得久安矣
仁祖大以為然凡所施與務得其中皆韓公一言之助
云 孝廟以此語麟坪大君青平沈都尉侍傍聞之公
私見聞

肅廟丙寅沙場閱武畢諸廳軍兵使其軍門施賞仍命後
勿為例南相九萬上劄以為二十里隨駕半日習操奔
無功勞之可言牛酒犒餉足矣豈可不問坐作之能否
不論技藝之工拙連營遂名混施恩賞推此以往春蒐

秋狩何以絀之克敵斬馘何以加之庚申討逆扈衛時
殿下以累日暴露爲悶有論賞之命而其時各自本廳
柳箭騎芻鳥銃從自願試才依中日例給賞一中以上
皆不擧論矣 藥泉集

惜名器

從二品以上謂之宰相非有才望功德罕得至焉　明宗朝金公繼輝博學能文負一時重望而官至叅判孫公軾别無履歷拜祢而驟陞嘉善金公謂人曰孫軾嘉善吾亦嘉善乃慨歎之語也 芝峰說

宣廟潜邸時曾受史略於醫官楊仁壽卽位命除六品東班職臺啓以干恩改正更命長付上護軍祿以其資級不準又以護軍司直陞降而擬兩司又以過重論執不允竒大升亦啓於經筵 文集

宣廟戊子年間嘗見座目官案除大臣原任外自從二品

至正二品僅十五六人文官嘉善未滿二十人　祖宗
朝慎重名器故寧相稀貴如此　宣廟問大臣曰近日
銓曹六卿擬望常患乏人誰可爲六卿者大臣以吏曹
叅判鄭大年爲薦陞拜判尹鄭公時年已七十且平時
居相位者皆至十餘年或過十五六年尹公思翼爲工
判十年任公說爲判尹首尾二十年宋公贇爲工曹叅
判七年其他久居戝位者難一二言知事同知僅存一
二員餘皆未差所以然者太平無事非有特命陞秩則
無賞加横迁之路故也若有特命則雖時望方重者兩
司必論執踰月乃已亂後此規亦無矣惟吏兵曹判書

両都目後必許遞改豈非權柄不可久授也至癸未東西分黨後始有三度之外加由之命流來成憲自此大壞三度加由宗衰世之事也武班資憲則絶無而僅有宣廟朝邊協為工判郭屹為知事此兩人外無聞郭屹秉軺被論公議之嚴亦如此許草堂曄斯文宿德李叅議海壽風著雅望皆在通政之列幾至三十年許公年近七十以慶尚監司陞資沒於任所李公終不得為嘉善以沒雖係命途之窮通而亦由陞遷之不易也今則家家金玉此宗亂世官方淆亂之致大將軍告身總易一醉不幸近之

竹窓閑話

宣廟去邠自京城至義州宦官數十人御醫許浚掖庭員四五人司僕員三人終始不離後皆錄功而 上終不任以職事 寶鑑

宣祖庚辰承旨尹卓然以應製詩居首洪聖民以製述文居首皆命陞嘉善兩司論以微事陞階非命德之政請改正不允 栗谷日記

光海朝金尚宮之母後夫劉夢玉其侄婿鄭夢弼尤貪縱用事吏議李挺元欲以夢弼擬襄陽政吏鄭愛男進曰襄陽雖降爲縣其宗府也夢弼是我家正男之子渠是白身安敢擬此以傷國體挺元大慚沮 荷潭錄

光海除拜官職視銀多少以為陞降品秩又營仁慶景德
宮毀撤人家以為墻垣凡盡山木巨筏連江調發民丁
緇髡滿城時納基石銀木或防川儲水或熾炭煅鐵者
皆列頂玉之班人謂之五行堂上李冲以雜菜私獻階
户判韓孝純以山參進御奄登台鉉有人題詩曰山參
閣老人爭慕雜菜尚書勢莫當 國朝典謨
光海丙辰時輩欲廣植黨與至於闒茸愚騃不識一丁之
人皆得叅弘文錄多至五十餘人一日柳塗謂友人曰
吾適過墟墓間聞悲泣聲問之則荅曰我乃文臣石擎
日也以文官不幸死不得叅於丙辰弘文錄故泣耳盖

石者只誦經書章句而已至於落張亦不之知連上下而讀之式年殿試策問以松虫蝗旱救弊白南山柱之竹杖揮之殺之埋之可也又對風俗薄惡曰牛之馬子之子之拜相續於泮宮以此入數没學問文官必首衆譏曰 若泉雜記

光海朝金忠輔初名有永崔希男之叛奴也以成兵使家婢銀從之夫得謁柳希奮防納各官貢物與希奮分利希奮善其爲人薦爲玉浦萬户以不識一字見黜於巡檢使權盼希奮又使納銀陞通政拜長鬐縣監不數年移梁山郡守兼調度使巡歷列邑横奪民財以助營建

之費將其所餘行賂希奮光海大喜之特陞嘉善以褒
之銀從之父彦從墓在軍威地忠輔到軍威使本縣備
澆奠床祭其墓鄉所李從可領祭物坐墓下歎曰世間
不可測者人事也彦從私奴也我以士族之子爲彦從
之祭物監官曾所未料者也苦哉苦哉反正初忠輔伏
誅 逸事記聞

仁祖辛未敎于政院曰鳳林大君以疾疢年年加重醫官
申得一盡心用藥使重病快愈予甚嘉悅欲爲加資未
知何如政院啓以得一以侍藥廳議藥之勞纔受重加
未久而復蒙恩典似涉稠疊 傳曰然則宗職除授 眹

仁祖嚬笑不苟李馨益朴頵以醫術承眷馨益至於夜半獨爲入診頵不過六品主簿馨益僅至正三品散秩此豈非後世之所當法也 公私見聞

顯廟朝有佞臣陳于榻前曰 祖宗朝貂掩之賜在卿宰亦罕至於堂下官則絶無或有而皆曰直言及軍功未有以微勞濫施者近聞内司別坐朴良臣以微賤私人蒙貂掩之賜豈料聖世有此事也諸臣遂合辭以啓
上曰良臣於新豊府院君遷葬時監董竣事故予欲慰
慈殿之心果有所賜諸臣如以爲不可則還収何難乎

臣自　孝廟朝出身以後至於　顯廟末年每見朝班相
臣外在一品之列者一時不過一二人或二三人矣今
則乃至於十一人之多每公會班列一品或多於二品
此皆曰朝家多事凡有侍藥執事董役之勞據前例而
加恩者也自今以後朝臣有以前例當加資者易之以
帛馬之賜毋使詩人有赤芾三百之譏焉　葉泉集
肅廟癸巳吏叅李晩成言醫譯中庶輩贈職多以叅判兼
摠府贈之事甚猥越　上曰須見醫官朴星瑞以叅判
摠府爲贈予亦爲怪矣加設同知之類不當以左右尹

贈職也仍命改授星瑞贈職 實鑑

待前朝
平壤舊有箕子殿監司差出叅奉以守之所謂殿叅奉也
光海癸丑鄭賜湖爲監司時改號爲崇仁殿以関西人
鮮于姓者爲箕子後拜崇仁監奉其祀秩正六品盖倣
麻田崇義監例也鮮于之爲箕子後取東坡贈鮮于侁
詩及趙孟頫題鮮于樞書序稱其爲箕子後之語盖亦
徵矣 荷潭錄
箕子井田之制以三畒九畒路爲準自古立木爲標名曰
法樹中經變亂木標無存崇禎後辛未改豎區畫樹
石四隅以限經界而箕子志所載箕井南九畒路東止

于含毬門外九畝路而今則直抵東城作十字大路於
此頗失故蹟云 平壤誌
仁賢書院嘉靖甲子𠡠立萬曆庚子監司徐渻得趙孟頫
所畫箕子對武王陳洪範畵於中朝藏之院中天啓丙
寅命遣畫師李臣欽模寫院藏洪範畵遺像未及奉安
値丁卯虜亂眞本見逸惟存草本崇禎壬申監司閔聖
徽復模寫癸酉降香祝奉安于仁賢殿丁卯見逸晬容
眞本有韓姓僧人得之藏于長淵之鶴棲寺後托之韓
連希傳其四世孫晋泰己亥晋泰奉還于本院與本院
晬容毫髮不差辛丑移安于黃龍山城 平壤誌

前朝王氏之亡也放諸王於海島中謀臣皆議曰不除必有後患不如殺之於是惡其殺無名使善水人具舟誘諸王曰教書今下置諸君島中爲庶人諸王喜甚爭登舟舟離岸舟人穿其舟潛入海底水沒半舟有僧人與王氏有素者在岸舉手呼之王氏即口占一聯呼謂僧曰一聲柔櫓滄波外借問山僧奈爾何僧痛哭而返 秋江冷話

太祖六年營麗太祖神聖王廟於麻田以歸義君王瑀子琚襲封歸義君奉其祀 寶鑑

太宗朝有言高麗宗室王庥有孼子一人在民間知申事

金汝知以聞令政府刑曹臺諫同巡禁司雜治果宗
上曰 太祖開國之初高麗宗姓不得保全非 太祖
本意一二大臣之策也自古帝王非一姓與天地相爲
終始皆由祖父積德以興及子孫滅德以亡若李氏有
道則雖百王氏何能爲患不爾雖非王氏其無受命而
代興者乎遂命政府曰今後王氏之裔或自見或爲人
所告者並聽從便居住以安其生 寶鑑
文宗教曰我朝革命之初待王氏不古若者乃其時謀臣
所爲非 太祖意也得高麗顯宗遠孫於公州賜名循
禮名高麗歷代祠宇曰崇義殿以循禮爲副使以奉其

祠賜土田減穫陞麻田縣為郡置教官教王氏子弟 寶
鑑
崇義殿太祖太宗顯宗文宗廟以卜智謙洪儒申崇謙庾
黔弼裵玄度徐熙姜邯贊尹瓘金富軾金就礪趙冲金
方慶安祐李芳宗金得培鄭夢周十六臣配享 朝野記
聞
崇義監 文宗時秩視六品 明宗朝增秩三品去龍為
殿使 鯸鯖錄
王太祖畫像初在開慶陽山寺辛禑五年因倭寇移奉豐
基龍泉寺 宣廟丙子具儀仗于崇義殿 鯸鯖錄

崇儒

明廟朝李文純滉退居禮安之退溪累召不至 上嘉其恬退累加其階又以招賢不至歎為題命近臣賦之又命畫工摹滉所居陶山為畵而進其敬慕如此 東谷日記

明廟朝曹南冥植徵為丹城縣監上辭疏兼陳時弊有曰慈殿塞淵只是深宮之一寡婦殿下幼冲不過先王之一孤嗣又曰音哀服素亡象已著 上不悅以為辱及慈殿猶待以逸士不加罪 東谷日記

明廟晩年命擇經明行修之人所薦六人泰仁李恒報恩成運山陰林薰尚州金範京居韓脩南彥經皆除六品

壬子遺逸在世者惟南冥並驛召入對于思政殿 上
問以治道其問目書之三紙一置御案一賜承召入使
之隨問以對諸公皆略以對旨獨南冥啓曰臣所願陳
者在於上問之外自二十年來民生日散材落漸蕭此
所未解也曰言君臣間不可不和乎 上曰問古人非
三顧不出草廬者何義對曰此諸葛亮料必不敢當故
爾然亮經營幾五十年僅成鼎足未能興復漢室其才
亦未可知也初 上命擇六條具備人吏曹以名薦太
過只以經明行修改捧傳旨方諸人承召聚京之日
上命呂三提學將欲試策若科舉之爲者政院啓曰以

贊而呂不必如此乃只引見論以言語而已觀其問目

御札似是殿試策士題軆也 〔清江小說〕

宣廟朝成牛溪渾承命入城朴思菴淳喜語人曰吾 王不亦爲豪傑之主乎密密結網畢竟能網得牛翁來矣時傳爲美談 〔白沙集〕

光海戊午姜弘立以都元帥赴遼河與天兵合擊建州虜敗降 仁祖丁卯引虜兵而來以復旧君爲辭盖癸亥反正或失吊伐之義也及至境上聞金沙溪長生鄭愚伏經世張旅軒顯光皆彙登朝端驚曰此人必不以非道立朝其意大阻劝虜解兵身故本朝丁卯虜兵專

爲賀和和成使退未必由於弘立之勸解而賢士之進退係國家重輕如此 公私見聞

孝廟嗣服之初前參議金集前持平宋浚吉宋時烈前諮議權諰李惟泰前縣監崔蘊等首被召命而來念其旅食之艱賜以米肉聞時烈惟泰之母老且有疾令道臣餽米餅及藥物其徵辟之勤則命乘駕轎欲其暖寒則至解貂裘掌令趙克善之病也賜毛衣覆之遣內醫救之其沒也命戶曹郞治其喪又曰遣中使監護凡有儒名者靡不搜訪而用之眷顧甚渥崇伋之盛終始如一

孝宗即位初備局啓以草野被徵之人兼帶經筵事旣已定奪矣金集則旣以特進官啓下宋浚吉則當以叅贊官差下而考之大典堂下官兼經筵例以文官差下而竊聞 宣廟朝儒臣成渾不兼經筵官只令以閑官入侍經幄今此被徵諸人破格兼帶似無不可而法典如此則依 宣廟朝例只各以本職入叅筵席可矣 上從之 備局謄錄

孝廟戊戌正月臨筵謂贊善宋浚吉曰予之氣質未免偏駁雖日講心經而心之病處未能快祛擧措之間多有過失必有法家拂士於左右然後庶或小過予之必欲

久留資善者此也 誌狀

孝廟嘗以士大夫崇酒遊談爲憂李完南厚源對曰趙光祖當國人莫不飭礪改行李珥成渾之時亦然人主崇奬之效如是矣今若宿德奬賢在朝豈敢扶醉道路談戲廢事如此乎 尤菴集

後世儒者亦宜盡力要於時用使掌金穀非必裕國計也使治甲兵非必壯戎政也雖然談經好古砥礪名行之士多在朝廷則官僚有所敬憚士民有所觀效世道風俗必不至大壞其於國家豈云少補頃年數次薦剡而所用數人者不過出當邑宰下僚而已至於臺憲藩幕

竟無應命者此緣人心不古俗習渝薄標置稍別指議先加重以朝家糾紛着脚尤難其不欲自輕於去就固也如向來徐元履尹舜擧鄭潾諸人皆用薦者進而既出之後隨地供職未聞只居凡冗而必辭清路也今之憂國者必曰朋黨而臣以爲道學之衰替其憂尤大苟無以風動作成稍新耳目則亦何以救此乎 明谷劄

養士氣

世宗嘗寢疾內人等惑巫言祈禱於成均館前儒生等驅逐巫女輩中使大怒啓其由 世宗扶病起坐曰予常恐不能養士今士氣如此予何憂焉聞此言予疾似愈矣柳判書辰仝以此言啓於 明宗曰人主培養士氣當若是矣東閣記

成宗有疾大妃使女巫行祈禱設淫祀於泮宮之碧松亭李穆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 大妃大怒俟 上疾瘳以告 上陽怒命成均館悉錄其儒生儒生爭亡匿公獨不亡 上尋召大司成教曰爾能導率諸生使士習

歸正予用嘉之特賜酒 名臣錄
明宗朝館學諸生請誅普雨屢疏未得請空館出去 上
日遣承旨史官招諭諸生令就食堂諸生無往者朝廷
請招朝官之爲父兄者使各勸諭子弟就館如此幾月
餘 西崖雜錄
宣廟丙午 文廟有壁書之變列書時宰宦官宮人等名
并及交通淫亂之事即行慰安祭于 文廟三省推鞫
館官高敬吾以下書吏典僕被訊死者多竟不得端緖
儒生連逮者亦四五人 上以儒生不可刑訊並命放
釋 芝峯說

光海時鄭仁弘詆誣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太學制其名廢朝大怒欲盡罪其主掌儒生而大臣爭之故竟不果爲李偉卿首發廢母之論嚴惺以四館停擧而廢朝亦不能强斜雖在昏朝淸議猶行終不敢力制矣尤齋集

仁祖朝朴潛冶知誠方主延宗設四學儒生許穆重加朴公儒罰延平李公貴以聞 上震怒命四館停許穆擧趙公絅不卽擧行 上怒下之吏趙公墓碑

仁祖朝金德諴爲大司成時儒生輩有不率敎者 上遣近侍以御醞罰之誌狀

肅宗乙卯命成均館使執綱儒生解柳世哲金絅等罰掌議朴泰素黃欽不肯從 上命停擧兩掌議使之趂今日內解罰政院覆逆 上又下嚴敎新差齋任洪受泰李萬謙盡解金絅柳世哲南重維等付黃大司成南九萬上疏言 孝廟庚寅年間嶺南儒生柳稷侮辱先正臣李珥成渾故太學生等施以付黃之罰 孝廟分付本館使之解罰而齋任等不卽奉命 孝廟震怒有諸生豈不居四境之內之敎諸生惶恐至於空館則命館官礼官承旨等聞諭至有齋任等之言誠有識之敎且有過今日無入守 聖廟之人則予何敢安處言念及

此毛骨竦然之教又因館學疏有驚愧之批而柳禝解
罰事因置不問終遣大臣傳諭聖教使之還入至今傳
誦以為聖德事 孝廟以雷霆之威豈不能摧壓么麽
一二儒生使之從命也第以事關先賢不可任其詆誣
而士氣尤不可使之消鑠萎苶故無寧屈人主之威而
伸匹士之氣有若護養稚穀不敢毀傷而俟其有秋也
今 殿下乃於太學齋任等加之以特罰施之以嚴命
束縛鞭策不啻如牛馬故為士者亦不敢以 孝廟時
諸生自待其身今此解罰之齋任卽是前日施罰之人
其心之不欲解可知而特懾於嚴命不得不解之耳惟

其言而莫予違快則快矣冠儒冠者已如此他日立
殿下之朝其不能面折廷爭必也鉏稚毅而折苗根甚
易爲力而實無秋斂之望大非國家之福也古人有言
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此言周人貴士故士亦自
貴秦人賤士故士亦自賤周秦治亂興衰寔判於此豈
不甚可懼哉 蒲泉集

斥左道

太宗朝中朝宦官黃儼持濟州銅佛而來使 太宗先拜佛而後行禮 上欲不拜河崙等曰黃儼兇險喜事宜從權先拜佛 上曰彼佛若自中國來則當敬皇帝之命拜之今自我國濟州而來何拜之有竟不拜儼屈遂行禮 筆苑雜記

太宗丁酉命燒書雲觀所藏讖書仍令京外私藏妖誕之書自首納官燒火遺者許人陳告依造妖書律罪之 東閣記

世宗朝風水者請塞宮城北路城內造假山以補地脈又

請都內川渠勿投穢物以淸明堂之水集賢校理魚孝
瞻上疏力辨其言之妄誕不可信末又曰 殿下以天
命爲主稟以民心爲素對用顧畏于民益修明乎政
教云云 實鑑

都下官府例置一小宇叢掛紙錢號曰府君相聚而瀆祀
之新除官必祭之惟謹雖法司亦有之魚孝瞻爲執義
下人告以故事孝瞻曰府君何物也令取紙錢焚之前
後所歷官府有府君之祠皆焚毁之 東閣記

每歲抄遣人祈福于佛宇山川謂之年終還願 世宗三
年特罷之 實鑑

自高麗時每春秋仲月會僧徒誦般若經鳴螺執幡蓋巡行街巷以禳疾厄二品以上受命行香謂之經行 世宗四年罷之（寶鑑）

我朝禮楽法度大抵皆 世宗所刱實我東方之聖主也但都中立圓覺寺好佛一事未免爲白璧之瑕（齋城雜說）

世祖朝徐贇成居正承命著五行摠括以進 上曰卿意以爲祿命何如對曰以年月日時類推之命之四柱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復加矣天下盛時戶口至有五千六萬億兆林林之衆豈止五十一萬八千四百

而已夫人固有四柱皆同禍福不相似祿命之書不足
信也或曰李淳風邵堯夫豈無不中安可盡非之李邵
輩心本虛靈如鏡之明吉凶禍福自燭難逃非如後世
術士徒以五十一萬之四柱推斷億兆人之命 上曰
卿言是也 筆苑雜記

世祖三年丁丑敎印出大藏經五十件板在陝川海印寺
遣敬差官尹贊鄭垠董其事且使僧信眉竹軒等監督
諭旨于各道觀察使助其費戊寅二月始四月畢印分
藏于各道名山巨刹凡入紙地三十八萬八千九百餘
貼役粮五千石他物稱是一件紙七千七百七十八貼

成宗朝教曰 祖宗朝巫覡不得居城中近來禁令漸弛或有雜居者其悉出諸城外 國朝典謨

成化壬寅 成廟幸先陵仍拜影殿於奉先寺寺僧欲饋百官大司憲魚世謙諫曰以堂堂之扈從之臣受僧施食於國體何况百官齋飯不患無食 上曰任僉不食世謙與諸臺官皆不食 東閣記

我朝凡百文為一倣華制彬彬可觀而若夫巫佛祈祝尚有夷俗故 祖宗朝自上如有疾病則僧徒巫覡誦經設禱於仁政殿且松岳神祠尤極崇奉神祠行禮後巫

女設宴則開城留守入參至於與巫女歌舞巫女往來
神祠所用什物皆驛遞官供　成廟始用言者罷之
中廟己卯年間儒者進用雖僅一歲而國俗大變自是
之後冠昏喪祭稍稍成禮矣 象村集
昭格署爲祭星祈醮之所　中廟己卯諸賢滿朝三司請
罷昭格署伏閤力爭至於達夜　上雖勉從意益厭之
諸賢得罪而署竟不罷壬辰後仍廢不復 芝峯說
文定王后垂簾監司鄭萬鍾引進妖僧普雨大張佛法以
宣陵奉恩寺爲禪宗以光陵奉先寺爲教宗自壬子始
爲禪科初試會試講經製述賜牌略倣文科八道寺刹

一時暢新乙丑大作無遮會於檜巖寺所供幾竭國力八方僧俗奔走塡咽時四月七日也八日乃僧家覽揆之辰將以是日行事文定遽以七日薨逝僧俗驚惶潰散當初以粉米數千餘斛作飯其色赤如血衆人甚怪之事竟不成砦泉雜記

明廟丙寅松都儒生焚松岳淫祠　王大妃使中人往止之儒生不聽　上命禁府拿來欲治其罪廷臣多爭之館學亦上疏爭之得釋東閣日記

仁順王后違豫時有侍女引妖巫入禁中專以祈禳幻惑爲事停廢藥餌馴至大故人心痛憤所謂妖巫者是士

人女而宗室竟卿妻也三司同發請治女侍妖巫之罪上不從曰究其實不知如人言也臺諫累啓乃詔獄鞫治妖巫 栗谷日記

宣廟壬申趙重峯爲校書正字時 上降香佛寺旧例館官必親監封公上疏言曰讀聖賢之書手封供佛之香所不忍也 上大怒制官 屯齋集

先生曰談命之事亦豈可謂無其理也但死生禍福祿定於冥冥之先知何用且聖賢貴理而不貴數惟理可爲者盡力爲之可矣若徒信數而已則禍福之來一切委之於數而無爲善之心矣奚可也 退陶言行錄

李栗谷在玉堂時命製摩尼山醮青詞公上劄曰 殿下
既知其為左道不敢強使諫官製進而乃命小臣是諫
官不可以左道事君而講官猶可以左道事君此真儒
者之言也 芝峯說

顯廟壬寅全南監司李泰淵狀聞道內諸寺佛像出汗事
系變異云云 閔左相鼎重以諫官陳疏以為僧徒之造
佛像者例皆用土為質加漆其上後塗以金故每當霖
潦則濕氣凝結點滴或冬節不寒收斂不嚴則霧露所
鬱蒸氣成水此深山老僧之所常談而今乃強謂之出
汗惑亂民聽驚撓人心請李泰淵從重推考所謂出汗

佛像一一破碎 老峯集

肅宗朝禁中有留置佛经之事右議政閔鼎重白 上曰
自 上必不留意異教而外人想或致疑宜即出給
上曰維予欲出給雅矣 祖鑒
今上壬戌年間唐本佛經漂到忠清全羅海邊而數十冊
爲一匣外裹油紙皆無濡濕氣收聚京師幾至千卷而
不知所從來其後五六年又有塗金木佛浮海到濟州
有老儒憂其爲佛教大興之兆今距壬戌僅廿餘年而
宮中奉佛甚勤至有妖人全汝天者夤緣獻術讀七星
經于空闕宮人又與東湖比丘尼往來留連特未剃髮

耳且聞自大内及諸宮送人寺刹燒香燃燈飯僧布施
殆無虛月不知前頭又將何如云 閑居謾錄

褒節義

太宗朝高麗掌令徐甄坐金震陽之黨退居衿州有詩曰千載神都隔渺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為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臺諫請罪之　上曰甄為高麗之臣作詩以思之是夷齊之類也可賞不可罪也　宣廟朝修撰許篈啓於經筵請加褒奬命致祭其墓贈大司諫

寶鑑

嶺南有萬戶犯軍法　世宗命斬於倭人見處其妻洪氏伏於夫尸凡三日手續其斷體斂襲如法守墓三年哀毀骨立成昌山為監司欲上聞褒賞之以洪乃再嫁女

故心之余曰從使改嫁不亦賢乎比之丈夫其豫讓之流乎讓也不死於范中行而能死於智伯君子以杭節致忠許之洪亦無讓於豫讓矣

先廟朝鄭保與六臣友善逮其獄起保常慷慨往省其庶妹爲韓明澮之妾者曰公安往曰詣闕鞫獄也曰公當爲萬世罪人明澮聞之即詣闕告 上親鞫之保曰常以成三問朴彭年爲正人君子故宗有是言 上命轘之左右曰是鄭夢周之孫也 上遽命減死曰忠臣之後只竄邇日 右菴集

開城府有鄭圃隱舊宅址 宣廟辛未壬申年間就起書

院後賜額崧陽以圃隱爲主配以徐花潭院宇初成有司以題文忠位版事上稟 上曰夢周高麗人也豈肯受本朝官職雖有領議政之贈只書圃隱先生可也 清江瑣錄

宣廟教儒臣曰予嘗讀文山指南錄悲涼慷慨不忍終篇夫文山夷齊後一人而已爲萬世人臣之標準我國鄭夢周節義文章可與文山儷美其文集并速印出頒布仍命相臣盧守慎作序以進 誌狀

孝宗壬辰鄭維岳爲進士壯元維岳雷卿子也 上引見曰此兒若是其長成哉命舉顏曰汝形頗似乃父汝其

勉旃期於遠大仍謂承旨曰此兒父不顧身爲國事至
不測人莫之救予亦力徵不得救為之垂涕曰其妻子
廩給無絶可也遂賜虎皮一張白金百兩米十石布十
疋紙二卷筆五墨五又饋酒食 東溟集

孝宗丙申金將軍應河妾子呈于備局以爲方在鐵原守
護墓塚而其母本以文川人以刷還見侵云云 上特
命勿爲刷還 備局謄錄

顯廟壬子户曹吏嚴儀龍於仁王山崩崖間得磁器其中
有三栗主其一成先生三問神主也外面直書姓名三
字及年戊戌生陷中如之而少生之一字其二先生外

孫參贊朴濠夫婦也搢紳章甫爭先往拜奉而歸于洪
州魯恩洞舊宅也方伯守令一意護送兵判閔鎮重欲
率館學諸生拜送于江頭以病未果蓋丙子禍作日先
生夫人金氏自寫其神主抱負於奴屬處而祭之及沒
而其主歸於參贊家參贊嗣絶而並埋之云 尤菴集
肅廟庚申江華留守李選疏論魯陵六臣及皇甫仁金宗
瑞之冤曰破諸臣者豈不知天命之已絶於舊主曆數
之已歸於眞人而終守素志至死不悔者不過各為其
主 聖祖雖當危疑之際不得不誅除而實嘉其志 㯿
敵當時下教曰三問等今世之亂臣後世之忠臣又製

剞劂以示 睿宗曰予當屯而汝當泰事隨世變若拘
於吾跡而不知變通則所謂圓鑿而方枘也噫 聖祖
遠遜之時 睿宗參決庶務首命悉放癸未丙子被罪
諸人連坐二百餘人原赦之人已行於 聖祖臨御時
矣記昔先朝儒臣宋俊吉仰陳三問等事 先王兪加
歎賞曰三問乃方孝儒之類也承列聖之遺意滌諸臣
之罪名其不在 聖明之繼述乎荅曰六臣事予非不
知但列聖朝未嘗宥罪矣若夫封植墳塋士林尊慕等
事不必禁止而已此外有難別加恩典矣及辛未九月
上渡露梁津見六臣墓在路傍特命遣官賜祭判府事

金德遠以為六臣墓無明白可據之證 上遂令祭于
其祠十二月特命復六臣爵賜祠額愍節遣官致祭仍
下備忘以為今日此舉實所以紹 世祖之遺意先
世祖之盛德也又令復三問父副摠管勝爵岀給成家
田民之在連山而屬於勳府者又於戊寅封 莊陵時
以一體君臣祭祀同之義特命仍存六臣祠宇於丁字
閣至近處其時入侍諸臣崔錫鼎徐宗泰李畬趙相
愚金宇杭以為仍存為宜閔鎮長崔奎瑞金鎮圭金時
傑以為可移後因右相李世白所達移建於龍帍内間
曠處 實鑑

肅廟丙寅校理金昌協因晝講言壬辰倭亂晋州一城死
義者衆而金千鎰黃進崔慶會尤傑然者也邑人慕義
建祠朝家亦賜額褒之臣嘗奉使過晋州見祠宇頹廢
享祀不擧只有隣近僧人念其義烈每歲陷城之日乞
米於邑村作佛事以供云誠爲惻然 上令本道春秋
享祀各別修擧寶鑑
肅廟己卯二月次對判府事崔錫鼎言六臣祠之仍存嚴
興道之褒贈聖德事也聞元昊 文宗朝官直提學
端宗初年退居原州遠昇遐入寧越服三年喪 光廟
特授戶曹參議屢召不至士人金時習自 光廟受禪

落髮逃世中間還俗娶妻而無子孫并宜有旌表激勸

之道 上命旌昊閭時晳贈職執義賜祭 寶鑑

禮臣工

太宗朝晉山府院君河崙徃咸吉道巡視陵寢 上親餞于東郊崙回至定平卒 上素饍七日命入殯于京第 寶鑑

世宗朝左議政柳廷顯卒 上以白袍烏帽黑帶率百官出禁川橋幄次舉哀柳寬之卒也亦舉哀 東閣記

英廟朝左相黃喜丁母憂不安其代過數月起復復拜之喜懇辭 上以大臣起復 祖宗成憲不允仍傳曰黃喜既已起復年踰六十豈可素饍而行之予欲親見開素而適氣不平政院招而勸肉喜詣賓廳知中事鄭欽

之傳旨勸肉喜頓首曰臣無疾病宜可食肉乎請善啓
欽之對以為不敢喜頓首哭泣閔素 東閣雜記
世宗禮遇臣下終 上之世士大夫無遭刑戮者 誌狀
成宗朝右議政許琮卒 上素膳累日政院請進肉膳傳
曰予於大臣誰厚誰薄然右相勞於北征觸寒氣遂成
疾予甚痛惜予雖感冒宜以數日進素膳而增減又教
政院曰自古帝王於大臣之卒或有親臨者但古今事
異雖不得親臨欲別祭其有古典乎賜祭之儀令礼曹
議啓 國朝謨烈
中廟朝金慕齋安國病篤 上欲遣承旨問病政院以為

無故事 上曰金安國雖非三公盡心國事其特遣承
旨問之及至其第不能起對 湖陰集

明廟嘗御後苑入侍之臣皆賜酒尙相震素不能飮醉仆
路左臨還宮問左右知爲震敎曰大臣在路傍過行未
安令以帳圍幛後乃進輦 東閣雜記

明宗乙卯靈城府院君申光漢卒 上賜以黃柑曰可以
此奠之柩前 朝野記聞

宣廟己亥李完平元翼退居東湖病重 上遣內醫救療
又名卜人於卧內問公壽限長短且以江上寒凛撤御

道上落字 室氈障子賜之問遺道 謚狀

國朝以來大臣有親者無幾成昌山有母夫人而公先卒此外遠不可記　宣廟初洪領相暹丁母憂　上命考大臣丁憂護賻之例考掌故迄不得之只令官葬賻賵視大臣例及稀齋相丁憂亦用此例 識小錄

領相李漢陰三十八入相國初以來所無而有父親在公在相位時任遂安郡守能治煩不怠今上初以請封事赴京得准而回　上特超其父堂上階除判決事一時稱爲盛事云 識小錄

宣廟朝都承旨朴應男臨受祿而身死都承旨已出代而因筵臣陳白特命作料給祿 眉巖日記

宣祖庚辰領中樞洪暹母宋氏卒遣承旨崔德源致弔又
於葬前遣都承旨尹卓然勑內別致賻給造幕軍二百
名因户判李栗谷所啓以喪中家貧給米豆合十石公
上疏謝之又於大祥加給米十石公又上疏辭謝 忍齋
集

宣廟朝校理李珥上疏自陳外祖母有養育之恩居江陵
老病無子請解官歸養答曰身雖在朝亦可以往來省
覲何必解職因命吏曹曰往見祖母雖非法例校理李
珥特令往來覲省可也 栗谷日記

先生曰中朝隨其子職品封贈其父官甚是美制我國則

不然子雖貴爲通政清顯之職不得爲二品之官則其
父無官者不免爲士人爲子之心豈得安乎（退陶言行錄）
前朝特滿月臺高峻年老宰臣登陟爲艱故出入給扶我
國因之通政以上倂給伴倘多少有差謂之伴人自壬
辰變後軍額減縮親功臣外廢而不給焉（芝峯說）
仁祖朝延平李貴語侵大臣　上聞之教曰大臣居一人
之下位絶百僚朝廷之上待之有礼者所以敬君父也
李貴於稠人公會叱辱相臣無忌憚云非但事極可駭
抑亦漸不可長此豈予欲終保功臣之意乎輕君父蔑
朝廷國有三尺予不敢私此意說與兩司從公論科罪

李貴以此抵罪 誌狀

仁祖丁丑李完豊曙卒於南漢圍城中其引也特令入殯于京第

仁廟癸酉鄭愚伏經世卒東宮别遣宮官致祭仍令着墨曰鄭賓客平生嗜禮往母失禮 行狀

仁祖丙子夏鄭錦南忠信病甚 上命醫救之醫言當用人蔘數斤重於續請 上曰如療此人竭國力無惜況數斤人蔘乎及卒命中官護喪襚以御袍 本傳

李延平貴每當登對之時專以勿欺爲主至於屋下私談

不欲令上聞知者靡不上達故人皆憚之雖親愛公者
不敢以私語及於公耳言及朝政縷縷不止繼以涕泣
史官疲於記注筵臣倦於聽聞惟 仁祖察公悃愊不
以爲過也 延平行狀
孝廟朝領相鄭太和遭其父喪有病 上招柳後聖下教
曰如可療鄭某之病予不惜千金之藥須盡心深思必
得當劑以啓有軍國大事則輒令籌司堂上就議于其
家公辭謝不敢對服闋望日卽拜領相旣謝恩命宣醞
又命辭酒曰國亂思良相卿今出仕可以共議國事矣
又嘗以左相遭母喪 上問承旨鄭相家終制當在何

日耶仍諭都承旨尹絳曰國家多事卿須言于鄭相家俾速行禪事 息菴集

孝廟朝閔應亨以老臣入對而支辭蔓說終日不已兼且耳聾不能鮮聽上教其間宗多言語之乖當舉措之失宜而孝廟猶導之使言酬荅不倦必至於盡其懷乃已退出之後羣臣莫不欽嘆 藻泉集

肅廟丙寅李判府事尚真以政院之微責假家不极於繕工監有所陳劄都承旨金禹錫上疏大槩大臣之劄攻斥臣身同有紀極南相九萬陳劄以為若此之言只宜訟官施之於被誣訟者非所以敬大臣尊體統請譬承

旨以存國體 上命諸承旨一併重推 藥泉集
仁祖朝以前卿宰之拿問者絶罕及 孝廟朝有意於頹
綱之振擧頻下拿命忠諫之士亦以爲憂 肅廟乙丑
戶判朴信圭以親祭薦俎官事臺諫請罷職而特命拿
問蓋不欲遽解其職也南相九萬以爲非崇禮貴近臣
之道構劄欲陳而不果上 藥泉集
孝廟朝退溪嫡孫幼穉以支孫李詠哲代爲縣監而奉祀
又於圃隱奉祀亦官其支孫而權攝焉 无菴集
顯廟辛亥九月白軒李相景奭領相鄭公太和白上曰
李某在時家甚貧宜有優恤特命祿俸限三年仍給大

臣喪後給祿自公始 謚狀

肅宗庚申閏八月承旨趙嘉錫以兩界官妓率來家畜者

請依事目嚴禁 上曰分付道臣一一刷還而左相則

老病中傍無扶護之人亦爲可慮一官妓刷還與否無

甚關繫此則勿爲擧論可也 備局謄錄

待三司　恢言路

元尹李伯温殺其婢夫　太宗令宗簿寺同巡禁司杖流之憲府縛送之　上怒縛持平李洽下巡禁司大司憲李來爭之　上曰卿非李氏社稷臣乎何待宗親若是乎衆曰臣等非所以辱宗親乃輔殿下之德也臺官皆退待罪　上遂釋洽命來等就職寳鑑

太宗朝掌令李倣劾知議政府事朴經誤議黃居正孫興宗之罪有朦朧啓聞等語政府請下倣攸司治罪　上從之下倣巡禁司獄既而謂金汝知曰李倣之事未爲不是大臣予所敬重不得已從之耳前此未嘗以大臣

之言而繫諫官者予今老矣不宜以此示後嗣也遂宥
之 寶鑑
世宗朝招大臣黃喜泣諭曰集賢十八學士以予不聽其
諫而避退如何如何喜乃親到十八家力勸其趨朝 重
峯疏
成廟八年持平金彥辛論吏曹判書玄錫圭爲小人比之
盧杞王安石 上威怒鞫之禁府當以欺罔 上命致
闕庭責之曰欺罔罪當死爾今猶以錫圭爲小人耶爾
謂錫圭爲盧杞王安石比予於德宗神宗歟對曰德宗
用一盧杞神宗用一安石錫圭則兼二人之陰險奸邪

而殿下用之臣以為過也　上即霽怒慰諭之曰殺諫臣者惟桀紂也予終不效唐太宗聽諫浸不如初繫爾于獄者以爾固執耳爾得無驚怖耶錫圭良臣也勿為侵辱與之共濟國事也爾之慷慨不屈予甚嘉焉命正院饋酒國朝共謨

成廟朝梁南原誠之久掌風憲有銅臭之癖無蹇諤之節一日於通宴　上謂誠之曰卿為法官八年向予無一拂戾逆耳之言予甚多之聖主一言規諷而賤惡之意深矣松窩雜記

犯顏極諫雖曰臣子職分所當為而亦由上之人嘉納奬

勵之如何耳仁川蔡壽在 成廟朝以直諫名於世如
論任士洪玉堂劉直截少無撓屈與權景裕李穆齊名
至燕山淫虐無度殲盡一時之賢時則仁川含默與世
浮沈而已 鶖城雜記

燕山虐下人有非議時事命大小臣僚皆帶牌子曰口是
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〻牢 謏聞瑣
錄

燕山朝鄭牧使撛仁爲典翰端午門帖詩曰宮人關事補
蠅虎玉上那生一点瑕燕山怒曰撛仁刺我信讒故歟
洪盧白貴達曰人臣進戒自古如此非敢爲譏刺也燕

山佯驚曰然則真愛我者命陞堂上後日文臣試射鄭
居首燕山曰文武全才特授濟州牧使未幾索白足
頡馬不得遂以逆命誅之我朝禮待臣僚未嘗輕戮無
罪故雖以燕山之狂暴亦不敢封刃行誅真可以為帝
王家法矣 浩溪記聞

中廟戊辰下御筆政院曰若有過失則外庭群臣皆可進
言况喉舌之地乃賜黃毛筆四十枝墨二十笏于政院
及藝文館曰令賜筆墨凡予過失直書無諱 日月錄

中廟朝金安老敗後任靜容權富於經席進曰方安老在
朝小人之無狀者黨比為惡固其宜矣殿下亦黨比彼

從其惡何也 中廟曰予不得辭其責矣盛哉王言容
人之直歸己之罪一善而兩善具焉 圃進雜錄
宣廟朝玉堂劄陳時弊夜深入啓批答未及下明朝下教
于政院曰昨夜氣適不平玉堂有讜論而未及答深用
未安政院為我謝玉堂人皆感悅 荷潭散錄
宣廟時女寵甚盛洪暹朴大立等為考官以王素請勿受
王德用所進女口為表題其後暹等入侍經筵 上從
容言曰頃日試題誰所出也人臣之道當諫則諫豈如
此存形迹乎予有感焉大立對曰試題臣所出也人臣
進諫不一其道有正諫者有諷諫者有譎諫者莫非出

於愛君也。上曰卿言誠是然當以正諫可也荷潭散錄

宣廟己巳四月御朝講講論語勿欺而犯章以雙峯饒氏所註人臣自好貨色而却諫其君好貨色之說爲是豈日奇大升入對曰人臣若非聖賢地位則豈能盡善乎或欲爲善而工夫未及氣質偏滞有不能爲然其愛君之心欲使吾君所爲盡善而無過故不得不諫若以爲吾身不能而不諫君過則是幾於吾君不能而爲之賊者矣自上見得似偏外間聞之亦甚疑訝矣國朝寶鑑

宣祖避殿時開講于丕顯閣地勢窄狹知事特進皆不得

八臺諫則與大臣講官皆並入 渼泉集

宣祖朝洪拙翁聖民使帝京還 上問中朝有何事公曰皇帝於會朝杖言者而言者繼踵我朝則名雖優待而未見直言人君之於言者面容而心誅之則甚於杖矣聞者縮頸 名臣錄

宣祖乙酉秋 上命曰臺諫救予過於既然玉堂則啓沃於未然之前其各加一資陞一座余以副應教陞應教階通訓至丁亥孟冬聞教曰銀臺朝夕勤仕各給熟馬一匹余時爲右承旨夕出則太僕人已牽馬來待於家

聞韶謏錄

光海辛亥李完平元翼拜相入對極言君德傾危朝政紊亂辭氣切直言淚俱下光海遽起入宮怒謂左右曰人言李元翼日食粟飯一匙此妄也今日與他罵辱甚不祥汝輩早晩必死於他手公遂杜門謝人李梧里集附錄

仁祖朝趙龍洲絅李潛寓命後每入侍榻前極言 上過失曰殿下於宮中某時有某事某日作某物然乎 上或遊辭而荅則再三更諫 仁祖必下教服過然後始乃退伏兩人固是敢言者而 仁祖崇奬直言使能犯顔直諫如是使兩人在他時爲此舉則必不得免矣 公

仁祖朝諫者言直則或餽之酒或賜之馬或賜之馬裝或賜之豹皮特除鄭蘊爲大司諫嘉其直也筵臣曰蘊雖抗直比殿下於曩時 上曰古有陛下甚於桀紂之語亦何傷乎李命俊生而特拜諫長死蒙塋需之賜亦以劾直也崔晛被逮於逆獄鞫廳請刑 上曰頃年夜對其時適有處置未盡之事此人以入侍之官力爭不已予頗苦之厥後思之眞是愛我者也今雖被罪必不負初心卽令放釋蓋崔晛以不知李仁居之叛逆妄稱處士大言之事被罪也其言忠則不啻取於一時又能久

而識之也如此 誌狀

仁祖辛未白江李敬輿以副提學進言方今先朝王子亦有無家者殿下不先於此先爲大君營宅制度踰旧不幾於不以封君之前而以封君之子者乎語益鯁切

上嘉納賜廐馬一匹曰玉堂恥君不贊憂國將亡寡人闕失民生利病畢陳無隱予用嘉歎 息菴集

仁祖乙亥掌令姜鶴年上疏言事至以反正爲易暴珙死爲累德兩司極陳取譬之失請治無君罔上之罪 上曰意見如彼故直陳無隱雖不中倫庸何傷 日月錄

仁祖丙子司諫趙絅疏論左相洪瑞鳳受賂賣爵歷擧式

人李大廈納馬事指爲墨相瑞鳳子命一及大廈上疏
請問之 上問于大臣右相李弘胄以爲前者或有令
政院召問之時領敦寧金尚容以爲絅已遞諫官可令
王府召問 上令政院問之絅曰告引他人以證言根
國朝二百年諫官無此事 上下吏問之經筵官俞伯
曾曰絅以言責下理前時柳永慶不能因鄭仁弘李爾
瞻不能殺尹善道宣意今日有此事是促亡國之事也
且曰御榻非人臣所陞然若不得俞音臣欲陞榻牽裾
期於得請 上笑而許之 眉叟記言 五藩泉集
孝廟嘗謂筵臣曰所貴乎虛受者能容其所難容然後可

以大開言路矣筵臣以為世之敢言者或出於沽名
上曰彼之沽名於我何有但觀其言之是非而已退憂
堂集
顯廟朝諫官言戚屬宮禁事有失實 上曰予苟無一毫
私意人言必不至此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雖失實有
何所嫌乎誌狀

優老

朝廷每於三月上巳九月重陽設耆老宴於普濟樓又設耆英會於訓鍊院皆賜酒樂耆老宴則前御堂上往赴耆英會則宗宰年七十二品以上及正一品以上及經筵堂上往赴禮曹判書以諸事考察押宴承旨亦承命而往分耦投壺不勝者取觶與勝者揖而立飲奏樂章以侑之遂開宴大張絲竹各以次而傳觴必醉乃已日暮扶携而出得與是會者人皆榮之 慵齋叢話

世宗壬子八月親行養老宴于勤政殿二品以上於月臺五品以下至庶人於殿庭賜座老人陛殿之時 上起

立於座翌朝 中殿宴老婦於思政殿 東閣雜記

右議政柳寬引年致仕命給第四科祿終其身 東閣記

李知樞賢輔七十一歲丁外憂廬墓服闋除戶曹參判未幾乞浴歸鄉禮安盖爲退休計也搢紳傾都出餞 中廟嘉其恬退除授知中樞 仁廟明廟嘉奬累階崇政年八十九而卒時子仲樑爲安東府使希樑義興縣監季樑奉化縣監人稱壽福有終 東閣記

明宗朝承旨慶渾年衰 上以銀臺不用老殘人爲題令儒臣等製進盖指渾也承旨柳承善詩曰只憐筋力隨年減非喜鸞肩厭舊人 上嘉而賞之特陞慶渾嘉善

宣祖辛卯設耆老宴於掌樂院政院以 祖宗朝故事援例入啓特賜一等妓樂遣中使承旨宣醞時則金政承貴榮沈政承守慶姜知事暹宋同知贊睦左尹詹李大成堅中叅判湛預會作軸仍慶晃具饌品無與爲比後二十五年光海乙卯又設耆老宴於掌樂院賜樂宣醞一如故事余以都承旨與中使承命往叅時則領相奇自獻以時相押宴非耆老也韓判樞孝純盧判樞稷尹叅贊承吉李判書準李知事時彥在座帟幕緣花之盛妓樂饌品之豐殆非人世事也屛金輝映簪花壓帽酒

闌相與起舞群樂東天臨罷蓮炬導前歌管擁後觀者嘖嘖皆謂神仙後二十年今 上乙亥余以官忝一品年且到稀得參斯會時則鄭政丞昌衍年八十五吳政承允謙年七十七李政丞廷龜年七十二尹政丞昉年七十三金政丞尚容年七十五鄭判樞光績年八十六李判書知白朴判書鼎賢朴參贊東善年皆七十四李同知尚吉以年八十陞資余年七十是歲吳李兩相捐館翌年丙子李韓平君慶全年七十宋同知駬以年八十一陞資亦參盖十一員古未嘗有也（竹窓閑話）

宣祖癸酉四月領中樞府事洪公暹以年七十蒙賜几杖

設宴而榮之中使及都承旨李希倫賫宣醞來注書李
準陪教書几杖來諸宰多集時相公大夫人年八十七
而領議政宋軼之女先君亦以領議政蒙賜几杖大夫
人以領議政之女領議政之妻領議政之母再見此榮
近古盛事也右相盧守愼於座上作詩曰三從不出相
門閫此事如今始有之大夫人享年九十四相公享年
八十二人世福慶真無雙也聽天雜錄
李參判邁母蔡氏以燕山甲子生壽踰百齡 宣廟奇之
命超邁資時年七十三歲有兩姊年皆八十餘末弟蓬
年六十六歲人間稀有也東閣記

仁祖朝洪瑞鳳等諸宰臣會宴壽其老母　上賜雪綿子
各二斤且教曰卿等皆有老親備盡榮養予心憾焉誌狀
孝廟接清使于館所清使曰國王侍臣白髮者何多也
上曰此皆曾事　先王者今老矣公私見聞
肅宗乙卯筵臣奏許穆位至三公年八十二當入耆老所
而故事非文吏不得入宜以三公其所兼任如領經筵
監春秋館事皆文吏職而獨不得入耆社乎　上許之
眉叟記言
肅廟甲子莊烈王大妃周甲誕日朝臣及庶民加論公私
賤年八十以上特爲加資　仁祖朝曾經侍從人員並

給食物又以 仁祖朝相臣李行遠李時白李厚淳之
妻尚存於 大王大妃殿爲外命婦並給食物其餘故
大臣宰臣妻年七十以上者一體存恤 寶鑑
肅宗丙寅以奉朝賀宋時烈年滿八十特命優給衣資食
物戶曹啓請輸送米豆各十五石豬二口民魚二十尾
石魚三十束綿紬十疋木綿二十疋 寶鑑
肅廟丙寅知經筵李敏叙曰侍從臣父年七十者抄啓加
資非法典所載逐歲視作故常寔無意義職在崇班者
曰其子之爲侍臣一體加資亦極不當矣 上曰 推恩
之典當止於通政嘉善以上不當論 寶鑑

肅廟辛未知經筵沈梓曰侍從臣有老母被賜賚者將會
其老母設宴以侈上恩甚盛舉也　宣廟朝西平府院
君韓浚謙故參判洪履祥等及　仁廟朝新豊府院君
張維故判書李植等爲老母設宴時有宣醞賜樂賜物
之恩故相臣盧守愼母年過八十設壽席　宣廟朝至
令朝臣赴宴而賜樂賜物臣亦窃附故事敢奏　上謂
事甚稀貴命依　宣廟朝故事而行之　寶鑑

肅廟丙戌九月行老人宴于景福宮與宴者一百五十人
　寶鑑

肅廟壬辰同知金尚信年一百有七詣闕肅謝　上令內

官左右擔舁而引見之問其居住及子女多少令該曹

題給衣資食物又賜貂帽一部尚信起謝而出 上又

命內官扶腋下階 寶鑑

符瑞

翼祖在慶興與斡東威德漸盛諸千戶謀害之 翼祖道遇一嫗聞知其謀乃使家人乘舟順豆滿江而下期會赤島自至慶興後峴望見賊騎彌漫先鋒幾及之乃走馬至海岸自岸至島水廣可六百步本無潮汐深不可渡所期之舟亦未至政蒼黃間忽水退遂與孫夫人共騎一白馬而渡從者畢渡水復大至賊不得渡而退 龍飛御天歌

度祖在北邊嘗有神人見于夢曰我赤池白龍也今有黑龍欲奪我居公善射者也可相救否 度祖異之明日

持弓矢往伺池邊果有兩龍相戰而雲霧晦冥莫知主客未能發矢而歸其夜白龍又見于夢曰先來者我後來者客龍以此辨之　度祖更往其處一矢而斃後來者流血滿池後夜夢白龍來謝曰公之大慶將在子孫

龍飛御天歌

太祖微時嘗有事于七星神時有一人夜宿于路傍古樹中夜未半有呼者曰今李侍中行淨供于某神吾欲與于其飯君可同之樹中有應者曰客來不得往少頃又呼曰今夜諸聖人來臨以所供飯不潔故皆怒而去余亦空返云其人詣　太祖詳告夜半所聞　太祖又致

齋數十日當行事之夜令其人更宿其所夜半果有呼者樹中應者又辭以客良久呼者又來曰今夜則李侍中所供飯極其誠潔故諸聖人皆歆一聖人曰誠供如是將何報答第一人曰當償以三韓地皆曰諾吾得聞此言又與其飯而來云其人復往告之 太祖心獨喜自負 五山說林

太祖潛邸時有人踵門獻異書云得之智異山巖石中書有木子乘猪下復正三韓等語使人迎之則已去矣尋之不得 寶鑑

太祖夢有神人執金尺自天而降授之曰公宜持此正國

誌狀

太祖自威化回軍渡鴨綠江時霖潦數日水不漲及諸軍軍渡大水驟至全島墊没人皆神之 祖鑑

太祖丙子建璿源殿于永興 桓祖舊邸奉安 太祖影幀一日初昏有呼人聲自殿中出殿卒驚懼趍進則火起竈外仍得及時撲止愚民當暝夜無知騎牛馬而過殿則輒昏倒移時僅得復甦蛇蝎之類踰墻向殿內則無不自斃人皆異之 北路陵殿志

太祖在松都潛邸有白龍現于寢室之上向御在所侍女金氏坐于簷下見之俄而雲霧翳塞不知所之 祖鑑

孝宗入邸一日困卧忽有五色之氣凝满寝室壁間有龜

曳頭而軆甚巨　王疑夢諦視之非夢也 祖鑑

灾異

高麗恭愍王時冬無雪夏隕霜殺草天雨白毛細於馬鬣虎入京城多害人物栽 太祖射殪之辛禑時天雨穀有似黑黍小豆蕎麥者書雲觀奏饑饉荐臻人將相食之兆又祭牲自死恭讓王辛未六月獐入孝思殿垂食太廟松既寒風大起天氣如九十月百穀盡死塵沙漲起行路眯目七月高麗

太宗甲申吉州海水赤凡十三日乙酉茂長掘浦水赤色滿江漲流七日樂安郡海水赤如血郡地泉流兩處亦赤如血 世宗壬寅巨濟海水黃赤色小魚浮死丁未

河東縣海水黑而濁如豆粥凡三日海魚多死 東閣記
太宗朝江陵大嶺山竹結實其狀類黍穗其實似眞麥粘
如薏苡味如唐麥村人摘取爲酒食又於咸吉道和州
有土其形與色如黃蠟作餅作粥味似木麥飢民取食
充腹免饑 宣廟甲午大飢鳳山殘產土粘滑如眞末
以土七八分米屑二三分作餅食之療飢而亦不生病
飢民賴而濟活 東閣記
世宗丙午江華摩尼山震鳴如撞巨鐘俄而塹城壇東峰
石墜落命注書張厚書雲觀正朴恬等進去審視 東閣
記

世宗丙辰流星大如錮海尾如一布長光如電出于天中入于北極而散有頃復有聲如雷東閣記

成宗癸卯寧海府地火晝有烟氣夜有火光投以木則成火上令攷故事晉恵帝秦苻堅唐貞観時地燃我朝世宗文宗時亦有之謏聞瑣錄

成宗乙巳頒大典初令改嫁女子孫勿齒東西班是歲大旱饑攷事撮要

中宗甲戌年間鷄異疊興或雌化為雄或生三足如是者不可勝記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鷄生妖武后稱制雌鷄為雄帝氏擅政鷄有三足妖鷄之應皆有女氏

稍識者憂之 龍泉談寂記

明宗辛亥三月土雨 東閣記

明宗癸丑九月景福宮火思政殿以內皆延燒 大王大妃王大妃誥命亦被火燒 攷事

宣廟丁丑秋彗星出西北方本柄偃曲末漸大約長三四十丈光芒燭天三閱月乃滅戊子秋漢江水赤如血五六日己丑正月朔日食望日月食三月廚院炊飯鍮甑自鳴如牛吼庚寅五月錦山等五邑隕霜十一月京中大雨漢江漲溢十二月宮中地震辛卯三月二十五日冠岳山等處下雪如隆冬良久乃消四月仁川及京城

西部人家蟻虫分邊如相戰之狀其死者皆斬首襄陽
三陟蔚珍等処有蟻虫蔽海而出瀰漫海岸有生氣者
輒飛去壬辰四月有怪鳥集于禁苑自昏徹曉鳴號天
明乃止凡十餘日大駕出狩前夕乃止四月十八日倭
犯釜山急報入來之日宮中小池有白氣如虹直貫于
寢殿乙未夏自忠州至京江有鼇頭項浮大自死者累
累相屬於水邊壬辰通津堤柳起立乙未五月長湍海
汀有大石小石各一忽自拔出移轉五十餘尺而止己
亥十月洪州有大石自起移立十二月瑞山蛙魚羣聚
如據戰者皆斬頭剖腹積在溝渠京城東大門外鮭魚

自死斃斛癸卯如之有石移八道狀啓相繼不可殫記
東閣記

宣祖癸酉洛東江絶流一日丁丑海州三灘水絶流斃日
乙亥十月湖南櫻桃成實戊寅飛雉蔽天自北而南南
中月魄墮地天中無月穿已軍器寺內有池水湧起高
可丈許江界夜色如月人形墮地 栗谷日記

宣祖甲戌咸鏡道有亟交雪而下 栗谷日記

宣廟壬辰四月十四日夜平壤永崇殿門自開有千兵萬
馬駢闐之聲舉城震駭 平壤志

宣祖壬辰四月十三日青虹起自宮中來遶於 上上避

之再三輒隨之閉户始也及聞是日賊陷釜山大懼爲必避之計 寄齋雜記

市民於都城内外山具酒樂以會抵暮歌舞而還春秋歲行焉庚寅辛卯之間京師傳言不久當易世不如生前遊衍或至破産識者以爲不祥 壬辰雜事

宣祖乙巳東海白鴟爲風所駈遍於嶺西山谷數百里外人多手撲之時西原縣監李命峻方坐衙有海鳥止于樹命峻謂邑吏曰海鳥無故至山邑不久必有大水或邑中備水災未幾嶺東西大水一夜間五臺山一角崩人畜多流死 於于野談

宣廟丙午丁未間夜半跆上騎步軍兵馳突往來者不計
其數闕內騷動往捕則不見翌朝竟未見一人或以為
關王廟神兵或以為落榜擧子欲為作亂至今不知厥
由云仁興君月窓夜話

宣祖丁未訛言取人膽之說盛行白晝城中人不單行傳
及外方八道皆然人心洶懼道路阻絶數月後方定芝
峰說

宣祖丁未上不豫已累月嘗彗星出紫微垣自上台歷中
台至下台微而散 上使官考諸徵應有司以玉體不
豫至國有喪一款刪而不啓 上謂左右曰是咎徵將

在予躬予殆不起矣明年 上昇遐當領台柳永慶賜
死左台許頊制黜右台韓 只罷免天之眎象豈虛應
哉 於于野談
宣廟辛卯七月大風折木發屋殺伐之聲震動天地翌年
壬辰倭賊入寇 仁祖朝乙亥七月大風折拔太廟內
巨木七十餘株亦似辛卯識者憂之果於翌年丙子亂
作變不虛生如此 菊堂俳語
光海庚戌白烏集于泮宮羣烏并逐踰月不去 芝峯說
光海癸丑十月野雉入都城殆遍於市肆不知其數至於
飛集闕中市井小兒爭相捕食之如是月餘 芝峯說

光海丁巳十一月二十一日大雷震廢母之論始起又於
其年六月咸鏡道北青甲山等邑白蝶自西北入如長
蛇陣連二日不止監司馳奏日月錄
光海戊午秋西北有白氣犯旋頭經天明年有深河之役
仁祖甲子秋長湍以西至平山大雨雹小者如鷄卵大
者如鉢牛馬爲擊觸多死丙寅昌城雨雹如人面鼻眼
皆具丁卯虜兵長驅至平山乙亥丙子年間旋頭星落
于關西化爲石大如狗頭金化雨雹如人面鳥雀多被
傷死癸酉七月雷震仁政殿仁慶宮別殿及忠勳府人
多震死川渠水溢人家多漂沒蛙多相戰死生蛙成丘

嶺南冬雷震木火經日不滅是年臘月有南漢下城之擧 荷潭錄

光海庚申十月有怪鳥自日本忠溫塞海上過巨濟至智異山中交戰死者積堆臭聞山外其餘向北飛去 日月錄

光海壬戌九月晦日江水合氷遣礼官祭名山大川冬暁無氷 日月錄

光海癸亥二月十九日日暈二十八日夜二更蒼赤氣起自坤方向天中相摶四更東南亦然三月十一日午時乾方天地俱震十三日 仁祖反正 日月錄

仁祖丁卯訛言虜入闕內至於發兵跟捕甚擾又妖星見

光芒日新累月不滅又二月雨血草葉盡赤國朝典謨

仁祖戊辰十二月初十日三陽出東白虹貫日圍匝縱橫

者疊疊七月十七日昧爽青紅火氣非虹非暈立于坤

方直干天中廣可數十尺國朝典謨

仁祖庚午二月雷震太廟門外柳樹壬申大雨赤雪乙亥

禮安縣黃池下流三日斷流人皆着履過行而上下水

流如常丙子正月仁同凡於坪白大鶴南北結陣移時

相戰三月大同江越邊野鴨成羣連日交戰咸昌恭儉

池小鴨數十陣分左右十餘日相戰忠州地馬生角妖

星隕於訓鍊院碎爲七片夜白虹貫月六月有雨鯨入
京江口交戰一鯨斃死大雀自平安道分左右如結陣
之狀日日相戰過海西境至京師沙峴過五六日散去
楊花渡水淺舟船不通有似辛卯之歲仁川蘇來山上
峰有石自移過兩谷立於西麓其間幾六七百間所行
成渠溪可數尺 日月録
仁祖辛未日色如血慘不忍言終日昏濛順天縣民有獻
白烏京城西小門外米廛下契盖井一日二三巡連日
鳴動如磨麥穀江陵東村原川外坪數里之內布地大
小石皆翻無一因存者麻田地牛産犢一體一頭兩顔

兩鼻鼻端各有二穴三目兩舌四腮四顚戴寧鵲島安

岳沙斤串處水赤如血國朝典謨

仁廟甲戌乙亥年間漢城府池水如血使奴汲來則如山

葡萄正果染于紙則色似南羅其夏京城大水水滾齧

尺大風折木弊居大門內濟生洞川水漲溢人多渰死近

來所無之變也月腮夜話

仁祖乙亥社稷祭省牲省祭牛逆出逼傷獻官鶴谷集

仁廟丁丑年間夜半有伐木丁丁之聲自遠而近往尋則

不見不聞初自嶺南至京中一日夜半忽有吶喊鼓角

放砲火箭殺伐之聲震動天地火光如晝自崇禮門至

北關內震驚以林㙔爲督戰御史林方入直玉堂故也
中具二大將馳至闕下 上留門引見將聚軍兵余詣
祠宇再拜慰安士夫至有奔竄山谷望朝還家云兵燹
之餘枉死之魂鬱結未散而致此災歟 月牕夜話
平壤秋塋成文字前後非一 仁祖乙丑年有董玉春三
字丙子年有釜山山三字丁亥年有古月減於魚羊六
字 菊堂俳語
沈晛遠嘗謂先人曰曾與某某人始議大事伊時日色有
異 闕白仰視則白虹貫日矣天變可畏云 日月錄
顯廟甲辰年間忠清道人家劈柿木以薪之中有上下和

木四字字法方正如墨寫洪武正韻體者温李時從官皆得見之有文士解之曰此乃上下和睦之兆也忠清兵使閔震益曰以吾觀之從今以往朋黨之禍大起上下紊亂終必至於以木相打吾老不及見公輩自當見之吾言如不中斷吾棺鞭吾尸可也 閑居說錄

顯宗丙午二月兩黃赤雪 明齋集松谷行狀

顯宗丙寅春旋善郡大江斷流 國朝典謨

癸丑年闕中有鼠妖群鼠橫奔遍滿於御室至近之地而色白者甚多觀象教授金克晚聞而憂之曰當黑者白則必有喪非喪則且有變矣翌年有 仁宣張大妃

顯宗大王兩國哀 閑居謾錄
甲寅六月大內熙政堂池中有蓮花並蔕者老璫以為不
祥兆而憂之時 仁宣王后因山纔畢而八月 顯廟
又昇遐其後己未秋暎花堂池中有此異翌年 仁敬
王后上賓壬戌秋翠微亭池又有此異癸亥 明聖王
后禮陟 閑居謾錄
肅宗甲寅九月初四日夜城內訛言猝起人民汹涌轉相
叫呼達夜奔避街路塡咽到曉未定 國朝典謨
肅宗乙卯正月十二日辰時營頭星出坤方天中隕于西
北其大如瓶尾長四五尺色黃白十四日午時營頭星

出天中沒於北方狀如瓶尾跡散落如火燄色亦有聲
兌山呈是日午時白氣如流星頭大如盤尾如彗星又
爲天動聲如大砲聲始自北方止於東南間動聲移時
而人家動移山野禽獸驚奔震鳴一時飛走 國朝典謨

肅宗己巳三月十六日 上以寒食節親行祀事于 莊
烈大妃魂殿祭罷百官奉慰忽見月食既盖非當食而
食也人皆異之其四月二十二日 上始發廢妃之意
二十五日吳斗寅朴泰輔陳疏受拷掠五月初二日
中宮遜于安國洞私第 閒居謾錄

肅宗庚午冬至日有狐入時御所於仁政殿後達夜鳴號

至七八日不止內璫張網捕得閑居謾錄

近來朝著換局必有刑戮隨之故先有灾異以告之康熙己未年間有犬入坐備局承旨之座遺矢而去庚申辛酉相臣兩人先後賜死甲子年間有狼夜入議政府覽食家狗無虛夜久始捕殺己巳兩相又賜死癸酉有犬異一如己未翌年相臣又賜死閑居謾錄

訓局焰硝廳在東部馬廛橋川邊今 上甲戌三月忽有錢痕印在牆壁團圓相連形狀甚奇而常平通寶四字及訓字字畫亦明白以至簷宇棟樑椽楣之間無一皆然或有數日而滅者或有旬日而滅者亦有經年尚存

者其理不可窮其四月朝著變易訓局大將李義徵賜
疋或曰此在公廨則似非義徵一家所能當者云開居
記錄

遇災修省

太祖以旱災罷宮闕造成唯功臣妻母封翁主外悉停宮
主翁主宅主女官之祿 寶鑑

太宗以久旱命金科講詩雲漢篇仍曰雖下禁酒之令飲
酒者不必是余不斷酒之使然也命不進酒國人無敢
飲者 寶鑑

太宗謂承政院曰自古水旱之災皆人君否德所致今聚
僧巫禱雨無乃有愧乎予以為罷禱祀而修人事可也
予粗讀聖經知僧巫誕妄今反憑左道以希天澤可乎
金汝知曰雖非古聖王之道靡神不舉亦古事也 上

曰旱極必雨若雨則人必以爲釋氏之力此後卿等亦不復詆佛矣寶鑑

太宗謂知申事趙末生等曰予以否德逢天俾怒旱乾灾異屢示譴告夙夜憂懼罔知攸濟無一日自逸無一夜安寢我爲人君豈求美衣珍食乎衣不寒食不飢安枕肆志以過平生者何其多福也予之此言必身親蹈之者乃能知也寶鑑

五月初十日是 太宗忌辰也當太宗惟幾之日天久不雨而内外山川禱祀將遍未有顯應 上憂之曰亢旱如此民何以活我死當上告于天即降甘雨果於是日

太宗上賓而都內大雨遂致豐稔自後是日無歲不雨
人謂之 太宗雨歷二百年至 宣祖辛卯始不雨有
識者竊憂之
我國分野古人擬燕都己巳年間彗星出燕分日官奏云
於本國不干 世宗謨以為憂曰我國同燕分安得為
不干乎己巳秋正統皇帝陷北庭我 世宗上賓與燕
同分之說庶幾近之 筆苑雜記
宣德己酉八月朔日食 英廟以素服出御勤政殿檻外
故倉御座設無足床不設繖扇儀仗侍臣亦以素服分
立殿庭世子則不預焉百官各詣朝房侍衛 東閣記

中宗癸卯七月暴雨景福宮侍講院丹房隅西柱雷震命赦境內古之赦赦無罪也今之赦赦有罪也於此有人焉甲為乙所害而乙見釋則乙之所倖遂矣甲之冤怨何時而散此非盛世事也今以天災頒赦尤可痛哭

蘇齋日記

明廟丁未十二月初二日日無光日上下有圓形如日又有赤色 上招三公尹仁鏡李芑鄭順朋等傳遇災恐惧之意仁鏡等回啓此似日上有戴非變而反為喜象為慈殿進豐之宴㢘而不舉至為未安云云自上遇變召大臣欲聞修省之道而反進諂媚之言可發一笑東

問雜記

宣廟丁丑十月妖星見于西方光芒數十丈李土亭之菡謂栗谷曰今年妖星吾則以爲瑞星栗谷曰何謂也土亭曰人心世道極其潰敗將生大變而自星現之後上下恐懼人心稍變僅得不生大變豈非瑞星乎 栗谷日記

問天地日月之象一也而四海八荒之國各異其間災變之出各以其國之事獨見於一方乎抑一國有乖應見於天下乎退溪曰災變固以其國之事應見於其國然他國亦豈可不恐懼修省乎比如父母怒一子而譴責

他子豈可以己不受責而安心乎其爲戰恐自修則一
矣 退陶言行錄
仁祖乙亥鄭桐溪蘊仍風災上疏曰外間喧傳禁苑有龍
池之勝闕內有遊宴之漸若果有之此實無前之災莫
大之變豈待大風之拔木飄屋然後謂之災也 龍洲集
仁祖戊寅旱甚李延陽時白奏曰民情寃結無路自伸者
必多其類聖上深居九重安得而知之臣頃見該曹抄
啓則皆笞杖之罪耳此輩何足置之審理中有若塞責
者然哉 上卽招大臣及禁府刑曹諸堂上審理於榻
前鐘鳴始罷越一日大雨 同春集

孝廟朝李白江敬輿因災異上疏曰虛文小具非所以事天也臣以爲避殿不如嚴宮闈而杜私逕減膳不如崇儉德而節浮費雖下求言不如宗行一事臨朝哀痛不如夙夜祗懼 息菴集

顯廟感疾聞户外有風聲問此何自曰東風也 上驚曰損稼酷矣民將殄矣予何爲又聞此聲乎遂嘆未已 誌狀

肅廟甲午久旱 上於靜攝中深憂之頻視天候曰天若下雨吾病其瘳一夕躬自焚香默禱翌日雨下周洽 寶鑑

嘗觀金史金自南遷之後羣臣任事者往往無恢復之謀惟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體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軟熟無鋒鋩易制者至北兵壓境則惟相對泣下或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此金之所以亡也觀於今日其不與彼時同者蓋幾希矣息菴跋

悔悟

仁祖丙戌賜姜嬪死朝臣至有以去就爭之者 上怒曰欲去者予不禁也 孝廟乘間進曰人主必羅致恬退清直之士置之朝廷然後國家可保如或怒其觸忤任其退去則在朝者無非患失苟合之鄙夫如是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 上曰予果失言 公私見聞

趙徵奎御醫也常昵侍禁中拳技頗驗 孝廟善視之招致兵曹政吏李正立於掖庭使付高品祿吏以上旨告于兵判許積判書曰上旨不下于政院而出中貴者口何可從也故付下料 上大怒捉致其吏杖臀八十吏

幾死後筵臣以爲言 上爲除其吏內司書題以示追悔之意 公私見聞

孝廟語筵臣曰予嘗於事之不可者姑且置之以待中夜怒意之息然後徐察而處之故得以寡過矣 尤齋疏

肅廟丁亥備忘記曰昔宋太祖嘗乘怏誤決一事終日不樂予僭於戊辰因一喜怒妄殺奉憲之吏痛自悔責心常不忘豈特一事誤決終日不樂而已渠雖至賤人命至重所奉者法而騈首殞命惻然之心久而未已其令該曹憲吏妻與子優給米布噫以人主之尊殺一無辜而悔責至此況他人乎仍勅中外官吏毋敢以喜怒濫

刑殺人實歷

宮房

高麗鄭以吾茂朱題詠曰立錐地盡入侯家惟有青山屬
縣多蓋麗季勢家兼幷民無寸土故其傷時之意切矣

芝峯說

太祖朝裵克廉趙浚金士衡鄭道傳南誾等啓曰王子諸
君服御騶從不可不備用度不可不足乞於本料外加
賜土田 太祖從容語潛邸時事曰奉料百餘結亦不
至飢寒若又加賜則人必謂予私己子也況京畿土田
有限豈可遍給卿等若欲加給則先給功臣以例給之
乃可誾曰諸功臣科田外既有別賜田加賜王子田豈

爲不可 上曰聞曰謂予既賜功臣田亦賜諸子耶 國朝寶鑑

太宗庚寅召司憲掌令郭德渊曰人家臧獲有投屬本宮者予聞其主欲言而不敢爾等其明辨之投屬者悉加禁斷 寶鑑

宣廟朝憲府禁吏執捉僧衣宮奴於王子寓舍 上大怒下憲吏于義禁府御書傳旨而下且曰憲府不當發吏捉人於寓舍也憲官以此引避於是諫院合辭伏閤請還憲吏 上怒甚不從副提學李珥啓曰王子寓舍下人素稱縱恣不可不嚴加檢飭侯氏一婦人也尚知教

子之方常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殿下有子何患其不伸乎 上愈怒未久遂放憲吏 栗谷日記

貞淑翁主宣廟女也嫌其庭除狹隘告于上曰鄰家逼側語聲相聞簷宇淺露無有礙隔願得價而買其地 上曰聲低則不聞簾隔則不見庭何必廣乎人之居處容膝足矣因下亂簾二部曰懸此以蔽之可也翁主遂不敢加占及 仁祖改玉後始以私財買而益之云翁主東陽尉申翊聖之內也 公私見聞

宮家之折受海水非舊也 宣廟末年王子翁主相繼出閤而新經喪亂田野未闢有錐有賜予而未滿結數者

亦有先受空牌而未有實入者韓相應寅時判度支以
爲禮賓所屬海水諸處既停百官宣飯之用又無倭野
人朝聘之供莫若分而與之以准田土幾結以爲收稅
供用之便豈知一時權宜之制遂爲日後病國之資乎
至於今日舊房之稅額已減而海水之折占自若新宮
之例受既滿而格外之立案又刱一網所加一竿所授
莫不各有所屬而悠悠逝水盡入於羅絡之中豈祖宗
當日意哉 息菴集

綾原大君第有一老婢逮事 章陵者也平生患骨痛甚
苦至死不能愈常曰 元宗在定遠邸有新及第者來

謁命給優人一端布宮中無所儲遍貸鄰家而亦不得以致遲延　元廟屢促之召於門外徊徨等待既久僅得之潜自墻底水道投納于内以之出給而其時遍用心慮氣結成病至今為苦矣且曰　元廟以王子至尊貴也而不能備一端布尚無歎嘆意今年少公子輩米穀金帛堆滿廩藏而猶不自足如是而能無禍耶每以此勉戒　韋陵諸孫云　公私見聞

仁祖朝奉祀仁嬪之家有事於修墓請得本邑役軍　仁祖以為事異陵寢不可輕用官軍只令内司給募軍之價以此終　仁祖之世不敢更有所上請　藥泉集

仁祖朝許積爲全羅監司後宮趙氏家差奴到營白事許丈責以事理不當却不施差奴曰巡使不從吾言其能還他爵乎許丈曰爵之還不還非汝所敢命羅卒反接以大杖杖殺之棄尸門外後宮聞之申飭家人曰主上若聞差奴藉吾勢致死則譴責必及於吾汝輩愼勿以此事出口其時趙氏寵冠後宮而甚畏上如此可見聖朝御家之嚴也 公私見聞

孝廟誕五公主一翁主而每有恩賜不及翁主 仁宣后以爲言 上曰何必均之乎 后輒以私財與之蓋上意欲其恩出於后而使翁主常感戴嫡母之心也 上

之微意后之至德無間然矣
孝廟朝宋尤菴時烈嘗以主第過侈爲言 上抗辭曰予欲有爲而終無有見助者惟其家私之是務予亦心諭意懶以爲渠輩只爲子孫計予既不能爲國事顧亦不可爲子孫計耶以是知其不可而猶爲之如有一人有酬吾志成吾事者雖主第之已成者何難於撤去哉時烈起拜曰臣但聞上行而下效未聞上效下尤者也
上曰道理誠如此矣自今先自我始我家無可言之事而臣下有背公徇私者則當以王法從事未幾分遣廉使時其封書凡諸主願堂屯田等係于作弊者使之一

切廉問以啓諸廉使未及復命而　仙馭上賓尤菴集
孝廟朝捕將李浣使其部將搜捕賊盜於寅平尉鄭齊賢
家齊賢上疏訟訴　上使政院召致大將而責之承旨
沈光洙陳其不可以為都尉殿下之家人大將一國之
重臣　上大怒及尤菴與沈公入侍　上曰吾豈私於
都尉乎昔　皇祖斬其都尉歐陽倫如使鄭齊賢有罪
則予猶可誅之矣辭氣益厲尤菴進曰以部將之賤而
乃能索盜於都尉家國之有綱紀可知此正可賀之事
上曰以無實之事困無犯之人不亦非乎尤菴誦侯夫
人教兩程語曰教子之道不可不嚴都尉亦當保其心

無是事也 上遽命勿問 尤菴年譜

顯廟戊申南藥泉九萬為判決事見院文書大君王子公翁主成長後定式賜牌奴婢多不過十餘口其或死或逃更無代給之規而 宣廟於永昌大君新生時特賜三百口更補給其中或死或逃之闕其後仍用此例而於公翁主亦給逃故之代一宮家三百口蔓延至數千口各司奴婢無以充數公為啓目請盡復古規而勿補逃故 上久不下後為承旨更請於筵席 上勉從居無何 命還収自此漸黜於緊任 晦隱集

顯宗辛亥年間淑明公主第奴奉尉安書函詣闕之際有

一婢持封書頗同納一函而進之奴信之不疑開函受
之納于 仁宣張大妃殿乃匿名書也所言多妖誕
上命詰問付書者誰某奴迷不能省受重杖殆死主家
惶恐累月物色得之乃一內戚家婦女之爲也蓋於此
時有富家女被揀爲宮女圖出萬方其婦人受其家金
欲以計出之不得遂其家還索之急故爲此事以冀萬
一之幸也主家白其狀 大妃命勿問於 大殿蓋不
欲以微事起大獄也是時中外又安主以 大妃親女
處地无嫌碍宮中又無嫡庶猜疑之端故主家得無事
使在他日禍豈有旣哉末世處宗戚之位者宜隨事省

察也 閒居謾錄

肅廟庚申戶曹啓以明安公主家舍基址爲一千八百二十六間曾在 先朝公主第宅基址皆以一千六百間爲定今此打量比前例所加者多至二百二十六間宜有裁減之道命依 先朝定式間數舉行 寶鑑

肅廟庚辰統營兩屬欲智島爲王子宮折受統營馳啓防塞 上特命仍屬該營工判申汝哲領相徐文重相繼陳請統營若失此島則船材無以取用什物無以維持是無統營也無海防也 上曰欲智島既云海防重地則不可一向留難宜令該曹隨其願受易加擇給而閒

防緊要之地自今無得折受焉 寶鑑

肅廟壬午持平李東彥啓以諸宮家之侈闊架大踰法制請依倣舊典務從節損如有違越者自法府直治其主事董役之人 上曰諸宮家第宅之過侈予亦以爲不可曾見寅平尉宮家舍廣濶子孫亦難保守今後另加申勅而第宮家營建例自該曹董役則主事推治一款有不可施行矣 寶鑑

肅廟戊子備邊司啓目諸宮家名衙門戊辰以後折受一併革罷後自戶曹給銀使之買得此後則永勿折受事乙亥年揭前定頉而其後新折受處又爲夥然今承折

受處爲民者使諸道啓聞革罷之教故與廟堂諸臣今
始商確勘定云云所革罷者諸宮家漁場四庫塩盆七
十五坐田畓十七處 上令並依此施行 倫局謄錄

內司

太祖朝宦者金師幸啓曰尚衣院人物在西北者率多脫漏乞差人點檢 太祖曰內藏私事非國家急務前是差人之弊予所詳聞故煩驛騎乎師幸再三力請不允

寶鑑

太宗十年召司憲掌令郭德淵曰人家臧獲有投屬本宮者聞其主欲言而不敢爾等其明辨之投屬者悉加禁斷

寶鑑

國初大司憲南在上言內降出納古者凡有內用上命內謁傳於承旨承旨更啓上前署下玉牌是其制也前朝

之李內謁直下玉牌而承旨不知豈無詐冒之弊哉願
自今凡內用承旨親稟下都評議司使以革前日之弊

遺稿

仁祖反正後首起鄭愚伏經世爲副學賜對首言宜先罷
內需司以示無私 龍洲集

孝廟嘗以駙馬家所訴欲遣內司人驗察外郡李完南厚
源力請還止只令道臣查啓 尤菴集

孝廟朝有一訟官妄度內間意凡訟涉內司者一屈輒繩
以壓公之律編配狼籍李完南厚源入達曰凡訟必經
三度然後罷其曲者今若一屈而遽驗其罪則非國法

盧思愼爲相時推還他人所占臧獲其人來訴無他手指卽焚其劵與歸之至今美談堂堂國家顧爲一二奴婢厚招民怨乎 屯菴集

内司公事 祖宗朝舊例必關由吏曹其官府一體杜弊防患之意誠非偶然十數年前吏曹簽押之際猶知其何間而今則執筆占位署惟謹不復問其公事寔如何而但任内司官所爲種種違法厲民之事率由於此 同春集己丑啓辭

肅廟庚寅敎曰内需司之獄如南北寺獄流來雖久心常未安自今罷内寺獄 寶鑑

國史

余爲內翰因曝曬得閱地庫諸書前朝秘史多有之有海東金鏡錄一卷乃李齊賢等所撰未克成書者而訖事頗有可觀又鄭摠李詹所爲史稿即家藏史草也書事甚悉天災時政直斥無隱卷首又直書姓名其事近古可喜 芝峯說

元天錫原州人也麗末不仕隱居本州 太宗在潛邸時與之有旧及爲 上王特命召致天錫以白衣來謁道故若平生歡平生著書藏之一篋封鎖甚固臨終遺言曰子孫非聖人慎勿開見其家藏置在中子及孫時未

嘗聞韻至于曾孫一日時祀宗族齊會出言曰先祖雖
有遺言歲月已久必無所煩今則可以開見否衆皆曰
諾遂開櫝乃是麗末野史多與國史不同既見之後恐
難終掩遂焚之唯所著詩二卷在多詠時事逐題註解
革禑以前曰國家恭讓王以後則曰國入我朝則但曰
新國云云矣 海東樂府

國初制度未備至
獻廟朝始有所謂日記而殊草略或
至終朔只書上下官姓名與仕不仕而已 朴玄石崇孝錄

世宗御經筵曰吾觀歷代史記事何其纖悉及觀高麗史
疎略特甚今唯史官一人只於朝啓輪次記事豈能盡

記國家事耶集賢殿常在禁中亦足以記事即命中樞金尚直魚變甲鄭麟趾俞尚智皆兼史職以應記事實錄

余嘗見 世宗朝注書日記則卷首列書六代言兩注書姓而不書其名左代言之下以濃墨大書曰終日醉臥不省人事可笑蓋出於太無事之盛矣寄齋雜記

鄭麟趾等修 世宗宲錄見李好問所記薰喜事曰喜爲孽子喜亦嘗言非正室之子云成三問曰審史草久埋烟塵紙色皆黃惟此一紙潔白不類其出私意而追書明矣當時史筆之不嚴可推而知玄石崇孝錄

審字下落一字似是李好問表德

睿宗己丑始修世宗實錄乙亥以後職帶春秋者皆納史

嘗閑鎖至于曹孫一日時祀宗族齊會出言曰先祖雖
有遺言歲月已久必無所憚今則可以開見否衆皆曰
諾遂開櫝乃是麗末野史多與國史不同旣見之後恐
難終掩遂焚之唯所著詩二卷在多詠時事逐題註解
辛禑以前曰國家恭讓王以後則曰國入我朝則但曰
新國云〻矣海東樂府

國初制度未備至　獻廟朝始有所謂日記而殊草畧或
至終朔只書上下官姓名與仕不仕而已朴玄石崇孝錄
世宗御經筵曰吾觀歷代史記事何其纖悉及觀高麗史
疎略特甚今唯史官一人只於朝啓輪參記事豈能盡

記國家事耶集賢殿常在禁中亦足以記事郎命中樞
金尚直魚變甲鄭麟趾俞尚智皆爲史職以屢記事 資叢
余嘗見 世宗朝注書日記則卷首列書六代言兩注書
姓而不書其名左代言之下以濃墨大書曰終日醉臥
不省人事可笑蓋出於太無事之盛矣 寄齋雜記
鄭麟趾等修 世宗實錄見李好閔所記董喜事曰喜爲
君瑞之孽子喜亦嘗言非正室之子云成三問曰審
史草久埋烟塵紙色皆黃惟此一紙潔白不類其出私
意而追書明矣當時史筆之不嚴可推而知 玄石崇孝錄
睿宗己丑始修世宗實錄乙亥以後職帶春秋者皆納史

草閣粹亦納之既而閱史草皆令書本官名粹懼大臣見其直書而啣之陰請于奉教李仁錫及金正崔命孫不與焉又要于博士康致成袖其草與之粹倉卒竄改不暇淨寫而還檢閱楊守泗崔哲寬見其塗擦告諸堂上遂聞于 上時正言元叔康史草亦多塗改上并親鞫之粹云臣所書皆大臣事而大臣皆在案歸閣慮為中傷故謀改也仍大哭曰臣獨子願贖軀命 上惻然曰直哉免死杖百屬濟州官奴致誠初不案對與叔康并處斬李仁錫知而不告杖百充軍 佔畢齋集

成宗朝賜承旨注書史官墨十笏曰以此書吾得失 國朝謨烈

燕山戊午修 成廟實錄李克墩爲史局堂上見編金宗直弔義帝文以爲意指 先廟與柳子光曲爲註釋遂起大獄宗直論以大逆其門徒史官金馹孫等或誅或竄 東閣記

己卯士禍作史官蔡世英不知事由問於鄭首相光弼則曰不知也問於南家〻囁嚅鄭相顧曰史氏第記所見時金謹思以假承旨將改罪案遽奪公筆公急起奪之曰此史筆非他人所得用因白 上此等胡大罪願聞罪名柳堪聞起文相語曰世無君子者唯老蔡一人而已公以是坐廢倭行道上識者指之曰此 上前奪筆

公也名臣錄

鄭虛庵希亮有汨羅之歎其後史禍作士林芟刈家藏史草無有存者燕山日記修正廳責史草甚急鄭家子弟於屋壁中得史草以呈賴此以修日記蓋前知有史禍而藏之也退陶言行錄

李芑既陷任瑠及仁淑灌等知後世公論有不可掩乃許于 文定取覽史草則史氏有王薨七日用不去滓豆粥是日李芑爲相殯側殺三大臣之筆 文定大怒即取其時史官弘文博士安名世鞫之名世裂衣幅書號以爲自古無殺史官之時陳復昌參鞫却而不受遂衣

朝服車載而出市人莫不隕淚 菁城雜說 五京聞記

退溪曰嘗八宗錄廳見時政記其宗異於朝報者無幾退
陶言行錄

洪仁山允成監春秋見時政記書已罷官很藉憤曰倭楮
綱目我國人亦不肯覽何況東國通鑑乎任汝書之誰
肯見東國史乎 月汀漫筆

宣祖初年設撰修廳撰 明宗行狀將以請謚於天朝也
大臣請開史庫以考宗籍史官不肯開上命請勿觀史
而司亦啓請勿開乃止 日月錄

宣廟朝最重記事之任金庭睦為假注書文筆不甚拙而

下教曰近來史官記事則多失本旨書字則盡出鳥迹
特命改差此後注書非文學兼優者不除授云 芝峯說
宣祖戊寅京中遊手輩聞中朝通報皆印行呈狀于政府
及憲府請印朝報賣各司之價以資生兩府皆許之其
人等乃刻活字印朝報賣于各司及外方邸吏士大夫
見者皆便之行之數月一日 上偶見之震怒曰刻行
朝報與私設史局何異若流傳他國則是暴揚國悪也
問于大臣曰誰主張此事乎大臣惶恐語不明白乃下
其人等于禁府累次刑訊必推究其主議之人而竟無
主議者乃命照以不道之律禁府啓以過重乃照以次

律皆流于遠方 栗谷日記

史官必以薦授謂之秘薦在昔新薦時焚香告天其誓文末曰擧非其人天其殛之所以嚴重其事也壬辰亂離時史官不備音白獻以翰林在行中只薦一人而其人名望未著乃不用誓文而以辭跪告于天曰因亂之人不得已備薦云云聞者大噱 芝峯類說

我朝宗錄平時內則春秋館外則忠州星州全州等處分藏壬辰兵燹後惟全州者獲免移置于江華至癸卯年設局印出累件分藏于江華及妙香山太白山五臺山

芝峯類說

光海時所修宣廟實錄 仁祖朝將改纂正崔遲川鳴吉
收議以爲收拾野言家錄及諸臣碑誌狀傳折衷筆削
成一家書而不必偏有取舍亦不必遍加雌黃但俱載
實迹藏之各處史庫而勿爲設局置員依司馬光在家
獨撰資治通鑑例專付大提學李植則足以了斷蓋在
家撰集則可除員役廩料之費一人獨當則自無推諉
延拖之患不過費該曹些少紙筆而必欲參討則藝苑
官員自足備屬上下番外可與同事至於書役則槐院
玉堂又其所管擇其中能書者分手寫完爲便遲川集
國家設藝文館專掌起居注通來史官專不專之卿大夫

書卒乃斯人一生行事甚爲關重而退溪先生之卒亦
不書卒春秋殿家時春秋館堂上出而繕閱則只書陰
晴而已了不記一事後世何據而爲史乎 菭泉雜記

成均館正錄廳自古以來上直官記時政之大者名玄冊
藏之櫃中封閉出納未知始於何時而自變後廢矣 芝
峯記

我朝之制以年少新進之人爲之翰林付以史職吾嘗起
其謬也或曰官高之人諳練世事多有循私之弊不若
年少氣銳者之能公其心也 祖宗立制之意豈偶然
哉今修 仁祖大王實錄趙仲初爲郎廳仕于史局聞

其言史官所記極其陋拙每逐條改換而分黨以來好惡尤不公皆不可憑信如吳相允謙之卒書曰允謙死去爵去姓有甚於莽大夫楊雄死之書法蓋其所貶穆陵雷震奉審謂非雷震之眾云 浴谷三官記

靖難

太祖神懿王后誕六男 恭靖居第二 太宗居第五神
德王后康氏生芳蕃芳碩及公主適李濟 太祖嘗召
裵克廉趙俊等議立世子克廉等對曰時平立適世亂
先有功康氏潛聽之哭聲聞于外遂請封芳碩為世子
鄭道傳南誾等附芳碩忌諸王子謀欲去之戊寅秋
太祖寢疾道傳等托議移御事召王子入來欲因以作
亂前參贊李茂盡以其謀潛泄於 太宗時 太宗與
諸兄恒宿於勤政門外有小窓自內出曰主上疾重欲
避寓請王子盡入來先時宮門皆設燈是夜無燈人益

疑之 太宗遂與芳毅芳幹走出立馬光化門外分遣
人召政丞趙浚金士衡等使坐于雲泛街召集百官
太宗率武士覘道傳等方會于南誾妾家明燈歡笑使
李叔蕃故發矢落屋上因縱火焚之道傳走匿于其鄰
搜出斬之南誾隱于彌勒院圃幕追斬之宮中望見火
起芳碩之黨欲出軍登城覘之則自光化門至南山鐵
騎彌滿惧不敢出人以為神助 太祖移御于清涼殿
從等啓道傳等之罪且請改封世子芳碩辭而出賢
嬪攀衣號哭芳碩拂衣而去又請出芳蕃 太祖曰世
子已矣汝出去何妨及出西門都堂追殺之時恭靖王

以祈禱事齋宿于昭格殿聞變徒步踰城匿于禿音村
家使人請之翌朝乃還 太祖傳位于 恭靖王東閣記
戊寅定社之後知中樞朴苞自以功多居下怏怏不平遂
謀作亂說懷安君芳幹欲請 太宗至其家因作亂
太宗將往疾忽作不果及芳幹擧兵 太宗即使人於
芳幹諭以大義釋憾相見芳幹不從義安君和完山君
天祐力挽 太宗出外廳被之以甲擁逼上馬承宣李
叔蕃先登力戰芳幹兵敗 太宗恐其遇害親自連呼
勿犯吾兄放聲痛哭芳幹至成均館後洞下馬棄弓矢

而卧軍人追檜之配兔山縣時 太祖及 恭靖王皆
在松都聞之歎曰彼如牛之人何至是耶三韓多世族
大家予甚愧焉及 太宗即位羣臣固請誅芳幹終不
聽且不絶屬籍芳幹子孟宗至 世宗朝因臺啓賜死
東閣記
魯山幼冲嗣位八大君強盛人心危疑 光廟有靖難之
志時皇甫仁金宗瑞鄭苯爲三公而宗瑞多智畧時目
爲大虎 光廟欲先除之躬率武士柳汀柳洙及宮奴
林芸乘昏往宗瑞家使權擥韓明澮守敦義門戒以錐
鍾鉼盡力開以俟宗瑞迎拜開諾送至門宗瑞子承珪

不離左右　光廟紗帽角盡落請借角宗瑞使承珪入
内取角於是汀藝等擊宗瑞仆地即馳還諸　魯山時
御所（鄉校洞鄭悰家）從門隙啓以宗瑞等謀亂推戴安平大君
已誅之承旨崔恒開門出迎　光廟與之同入　魯山
驚起曰叔父活我　光廟曰臣當處之即出命牌招諸
宰分部禁軍圍把各處又以人作三重門使韓明澮持
生殺簿坐門内諸宰入第一門去僕從第二門名在死
簿者則使武士椎殺之皇甫仁及吏曹判書趙克寬等
死者甚多乙亥　魯山出處慶會樓下召　光廟讓位

魯山之遯于壽康宮也昏夜無炬火只從五十餘人循鍾樓街而過左右行廊居人暗中皆哭止之不能禁時尹壎爲司禁爲予云丙子六臣事敗後鄭麟趾等倡議降封出居寧越西江清泠浦尋移寓于客舍東軒每登觀風梅竹樓自作哀歌曰月欲低蜀魄啾相思憶倚樓頭爾啼苦我聞哀無爾聲無我愁爲報天下勞苦人愼莫登春三月子規樓國人聞之無不洒涕丁丑十月禁府都事王邦衍奉賜藥來入伏庭中 魯山以翼善冠袞龍袍出御堂中問所以來都事無以對有一貢生以長繩從座後窓穴而縊之貢生行未出門九竅流血即斃

燕山淫虐宗社將危成希顔以前吏曹參判慨然有撥反之志而無與計事者知中樞朴元宗月山大君之婦弟也魁傑早貴爲武士所推仰希顔使武人辛允武諷之元宗躍起曰此吾所蓄積也即與定議又以吏曹判書柳順汀有時望乃諭其意順汀從之丙寅九月燕山將遊長湍石壁希顔擬於其間閉城門推戴晋城適停其行預謀者漸衆恐日久謀泄乃於其月夜約會于訓錬院其同約者與聞風者爭趍之進陣于敦化門洞口分遣力士撲殺愼惠爲恶者任士洪守勤等々宿衛承

吉將士等或由水口或縋城爭赴陣前宮中一空乃啓

于王大妃尹氏奉晉城大君即位廢燕山放于喬桐縣以內人四內官二飯監一隨往燕山紅衣着笠由內殿門出伏地言曰予有大罪特蒙上恩不死棄轎出宣仁門敦義門低笠不能擧頭 東閣記 及達喬桐擁入縣庭將卒圍立燕山俯伏流汗不敢仰視何其愚也 謏聞瑣錄